

漳州府志

卷廿九(廿二册内)

三五公司所藏

ル 5
3438
29



門 5
號 3438
卷 29

漳州府志卷之四十三



藝文三 乾隆志卷二十七

圖經序

按此篇已見卷首乾隆志重出今刪

郡齋錄後序

朱 陳 瀛

先生庚戌四月至臨漳 瀛自罷省試歸五月方抵家而道途涉跋之苦得病未能見也至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始克拜席下而居村食貧又以訓董拘絆不得日侍鑪錘之側明年先生忽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三

三百四十六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藏 32.4.16
書

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卽爲允之四月二十五日午後主管鴻慶宮加秘閣脩撰誥到二十六日早拜誥州印付通判卽遷行衙越兩日通判及諸曹留酌別二十九日方行淳送至同安縣東之沈井鋪而別實五月二十日也區區所錄姑以愚鈍不敏私寓其書紳請事之意而已非敢爲他人道也然先生在臨漳首尾僅見一期以南陬做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作姦豪猾斂跡而不敢

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里巷者亦皆相視歛戢不敢輒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避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是豈不爲可恨哉抑先生在此其關於州閭之大者不特欲正經畝以與民利與除監錢以蘓民瘼蓋又嘗病貢院之迫窄學校之隘陋而議爲之更張貢院則欲遷於東市兵官之居已差尉司廣輪其地而度其規模擬容萬人之座以爲後來百年之計其學校則以侍郎李侯之大成殿與尊道堂爲不可改

移而東西兩廡則必開拓而明爽之東欲毀貢院之冗屋而盡貢院之址悉以爲東諸齋西欲移行衙於馬棚所而盡行衙之址悉以爲西諸齋其齋相枕悉南面每齋中間爲廳廳之左右各爲四大窓而各裝截爲四濶間廳之後爲鑪亭爐亭之左右爲小庖及浴室與園舍其外則以崇墉包之後齋之面對前齋之墉一如大學之制並擬秋月興工而自是亦不復及矣又豈不爲漳民大恨哉附記於此以無忘先生之志而亦庶乎來者得以考焉慶元庚申十二月一日陳淳謹識

竹林精舍錄後序

淳自辛亥夏送別先生于沈井之後以水菽之不給歲歲爲訓童羈絆未能一走建陽再詣函丈而先生屢以書來招至己未冬始克與妻父同爲考亭之行十一月中澣到先生之居卽拜見於書樓下之閣內甚覺體貌大減曩日脚力已阻於步履而精神聲音則如故也晚過竹林精舍止宿與宜春胡叔暉臨川黃毅然二友會而先生日常寢疾十劇九瘥每入卧內聽教而諄諄警策無非直指病痛所在以爲所欠者下學惟當專致其下學之功而已而於下學所謂致知必一一平實循序而進而無一物之不格所謂力行亦必一一平實而無一事之不周要如顏子之

傳約母遽求顏子之卓爾要如曾子之所以爲貫母遽求
曾子之所以爲一蓋其教人痛切直截之意比之向日郡
齋從容和樂之訓則又不同矣越明年庚申正月五日拜
別而歸臨岐又以冬下再見爲囑豈謂自此一別方閱九
十二日而遽有幽明之判反成終天之訣追思嚴訓洋洋
在耳不知涕零於是編而集之以爲從身鑽仰之警庶幾
朝夕目擊常有以不替其如在之誠而無昧乎此心之靈
異時萬一獲免罪戾于門墻之下則爲大幸焉爾嗚呼是
可不敬乎哉是可不勉乎哉嘉泰辛酉正月一日淳謹識

林元凱使南稿序

明宋

濂金華人
學士

吏部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稿一編授余序
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
比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裔乃敢
爲弗恭出不遜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爲人夜光爲目之
徵而蠻裔心益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昧
攫之遂致其褻侮于廡下君子每爲之短氣方今聖天子
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卽位其國主陳日燿稽首上表遂仍
封爲安南王未至日燿卒嗣王日賢有請於朝復詔襲爵
如初揀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
長於辭令其出使爲宜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

元凱卽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宣布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娶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爲壽元凱峻言却之陪臣歎息而去肆皇上宅居中土遠夷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上而無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奸卒無所售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可謂不辱君命矣然余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裔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感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略也元凱名唐臣臨漳人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啣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評品人物謂元凱之在閩猶毛之有麟介之有龜云

刻宋高東溪文集序

林希元 同安人 寺丞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金人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諱忌冒斧鉞頰頰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于未仕之先矣旣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苟從曲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簡在帝心一忤權黨遂沈卑仕始以不祀秦父受摺撫中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訕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

秦為仇敵雖屢經挫折顛沛流離曾不肯稍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國家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其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大師覬躋通顯迄灾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自肺腑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可知矣余讀其傳見其為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于留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司李黃子以方取歸刻之以方失得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自夫子沒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五十年守朱文公熹奏贈其官

今三百年司李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于一時迄伸於百世槩若是孰謂善不可為哉孰謂善不可為哉

漳浦縣義倉記序

黃道周

漳浦官詹

余再閱社倉七記崇安倡義者不過劉復劉得輿二三家建昌南城則不過吳氏數人耳皆能為里閭支持數十年不敗吾邑數萬家幸得與諸君子從事各有渙屯經綸之意即申晦翁立社之義事半功倍無難也晦翁發義於開耀鄉不過千家之聚故借米六百石足濟一方今以萬家之邑借六百石米猶之蹄涔也計今鄉斗比古量僅十之八雖積一千石僅得八百石米無贍於兩關之內鄉民負

澤州府志 卷之四十三 六
一石粟走二三十里非有贏二三十錢不爲之比至又有
給票待支出倉候門之苦則不如多費數錢移就商艘之
爲便矣安得子貢爲司庾陳鮑爲斗給施散其間乎今擬
給一票僅支五斗兩票合支一石票至卽給當日收繳勢
不能一一令主者稽查之也度此事必用倉收儲得當然
後以一二賢達董之今旣依開糶之法先寄本家俟子入
稍贏乃爲版築之用則依價減糶原無子入後日值豐年
以折色徵贏乃稍得餘錢于本色之外耳必以本色依毋
歸倉則是於原出之數反損十二更無以爲高廩之需也
若減價廣糶意量極佳然事出權宜無畫一之效或市義

不出數家發心不過移時時過事移亦有勸相所不至者
矣今定依時價每石減十分之一再減一之半以便鄉遂
負戴之苦擇一二勞耐賢達督察僕役盡蠲諸守候給散
之習又廣勸諸同志聚腋抵璧必二千餘石三倍於開糶
之數然後可濟一縣萬家不時之需及冬成徵歛卽以前
糶之毋取其贏數以爲蚨子或贏至十之二三則不出三
冬而倉本倍起或有徵其原毋自歸者聽之亦法外之意
所不敢滯也當崇寧時行晦翁之法有司徵息幾與熙寧
同弊嘉靖時吳給事世忠亦言法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
義倉亦謂義倉取息常平不取息耳而常平以有司發粟

守候拘苦徒爲衙蠹倉胥所飽無涓滴及於民間今先行
勸糴後成賑恤以平糴之餘爲貯義之實上之可以釋常
平之回下之可以增社倉之美使鼠雀不生狐兔無窟雖
行之百年無弊可也若夫潤澤之是在吾黨諸賢矣

張紹和東西洋考序

周起元

漢武問枸醬而渡夜郎思走馬而征西窳筭舟車佐兵革
抽解之役繁興海內罷敝唐宋而後自高駢鑿南海之石
而夷來市於粵自王審知招航海之商而閩人泛粵以轉
市於夷殊俗從此襍處雖來賓之屬國乎而抱杞憂者虞
其習我內地也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

熙水國跨輪艗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異物不足述而
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
販兒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復戶外視酋
長戎王如挹幕射海上安瀾以舟爲田兢兢挑壘引導之
禁有如赫斯怒掃未靖之鯨鯢及討不庭而誅後至此揮
篙塞棹之衆皆瀚海貔貅也有漢之威遠而師餉不內耗
有唐宋之通貨而情形不外洩然則澄之船政豈非經國
阜財固圉疆邊之最便者哉古掌外史氏掌四方重譯獻
琛之國王者皆望祭其山川混一宏規固宜兼收夷夏上
下二十四代戎夷叛服互市沿革之變史未嘗不特書然

未有倣郡國志勒成一家言闡洋溢聖化被及遐徼者余友紹和張君淹貫史籍沉酣學海將收千古歸之筆端豈於耳目覩記失之爰次洋攷用補前人所未備是役也司餉夢所王公詣孝廉之船馳域外之觀開采訪之局垂不刊之典職筦權貨而不僅僅簿書期會塞責嘉與賢良方正講求此道良足多焉攷中形勝風俗物產針經水程莫不稽之記乘訂以長年事具詞核庶幾無一字虛設更彙藝文以明雕題鬻齒之區法令所不及而文教訖之洋洋乎上國之觀也哉嘗謂四夷產寶中土產文登是書於西園東壁間卽梯航所貢明珠大貝翠羽文犀何多讓焉余所爲掩卷而太息望洋而興嗟者始乎筭緡卒乎竭澤始乎充軍實卒乎輸內帑功令所推求中人所讎削卽幸不身填巨壑然實憐於海鱗之吞舟五方之賈稍稍掉臂不肯入澄今虜璫已鋤招集此其時矣昔李勉掌廣州舶明年夷貨增四五十柁仁恕之所召也讀司李如城蕭公所條十三事切時艱中流弊一本仁恕之意是書成而蕭規具在執是說以求民瘼衡官常固泉貨盈縮之源人倫得失之鑒也豈特鋪張靈爽之廣被聲教之四訖跨越前代而已哉

漳儒文薈序

郭成郭

吾友姚濟夫輯郡中先正文自唐周名第至

國朝詹兼山凡詩賦疏表書啟序記策論辨說傳碑贊銘頌
誄錄跋無弗收也其編次以年代分先後文各從其人人
各數篇其首各系以小傳編既成出以示余余讀之喟然
作而歎曰偉矣哉姚子之用心乎夫文所以載道也故道
之顯者謂文六經皆聖人書爲後世文字祖自史氏分儒
林文苑爲二遂若抱道守墨與摘華採藻判然不能相兼
於是儒近於腐文涉於誕而道益以大弊然吾觀漢儒之
釋者莫如董子劉向諸葛武侯讀其文可佐佑六經雖司
馬相如班固崔駰蔡邕之徒弗敵也唐宋首推韓歐原道

本論有功聖學浚祀兩廡由此觀之儒未有不優於文者
矣吾漳固儒藪也自潘周崛起肇啟人文至宋而陳北溪
親得朱子之傳粹然儒宗當是時閩中朱門高第在福則
稱勉齋在建則稱西山九峯父子在漳則稱北溪昔人論
勉齋爲朱門顏氏北溪如曾氏九峯如卜氏斯評頗確漳
之爲儒不亦著乎由北溪以前儒如高東溪鄭隱之與北
溪同時儒如王東湖皆有傳文自是而後作者益茂今集
中所纂若蔡南溪鄭深道陳布衣蔡鶴峯林碧溪之語錄
潘尊用林蒙菴魏倩石周仲先黃百齋之奏疏唐東里周
翠渠林白石蔡敬齋林鶴台高朝憲王如元馬劬思之記

序林梅雪張紹和何元子之論述姚明仲黃東窓林三溪
劉愛禮李起元林敦聲朱澹菴王君衡陳慧山張小越之
詩詞或專稿名家或遺篇賸墨隨其多少均可寶貴其餘
名德偉望莫能殫述加以

國朝近哲文獻足徵廣採精擇洋洋國風可謂盛哉俾後之
人得繇是以景仰吾鄉先正多識前言往行漸擴其知人
論世之學以馴致于因文見道之詣豈非姚子之用心歟
姚子邃於儒而健於文者與余相善嘗欲採六經二十一
史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爲倫鑑五卷選漢魏十二
代詩分興觀羣怨遠邇多識爲詩綱七卷又以李幼武續

宋名臣言行錄缺理宗以下爲續補錄四卷皆著述之大
者余將快覩其書之成而叙論之以附不朽云

高東溪祠記

宋 朱 熹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
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
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然
又嘗病其隘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
其一旦慨然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
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

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旦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爲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爲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爲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爲靖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撫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聞浙水沚之所繇而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衮衮無非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魄動

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制行之卓然亦足以爲賢者之清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護以濟其私而自托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爲郡博士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勵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爲記屬余病未及爲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伸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予惟高公孤高之

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如此則子文之陋誠不宜
久以疾病爲辭強起書之辭不逮意林侯試爲刻之陷置
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
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

漳州守臣題名記

朱熹

漳以下州領軍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鈐衛翊府左郎將
陳元光奏置領漳浦懷恩二縣而治漳浦開元四年徙治
李灣川在舊治北八十里二十九年廢懷恩入漳浦而割
泉州龍溪縣來屬天寶元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復爲州
大歷十二年又割汀州龍巖來屬貞元元年乃更徙治龍

溪唐末五季之亂嘗爲泉州支郡而僞刺史董思安者至
以私諱輟改號南州我宋乾德四年泉州陳洪進以二州
版圖歸王府始詔復故號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洪進
入朝請遂以衛尉寺丞劉援來知州事而五年又割泉之
長泰縣以屬焉蓋凡漳之所以爲州其本末之可攷者如
此其守將則陳公沒而爲神今以王封廟食後乃或見或
否以至於劉侯而後始有紀焉蓋其壁之記本嘉祐中鄭
侯公偕之所立逮淳熙中火而復刻則又趙侯公綢之爲
也紹熙元年假守朱熹至而觀焉則其木理往往龜裂且
其所書又太煩悉而將無地之可書也乃爲買石延平巖

置廳事更爲擘窠省文之法以寫舊記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云

新渠記

顏師魯

紹興十九年秋八月新渠成何以書志郡政之愛民也國家分布州郡長貳皆職以勸農之名且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失其時則民受其饑職其事當體朝廷命名之意講究其利以爲民勸然人人安得盡其心哉臨漳自東墉之外膏田彌望惟雨是仰時暘稍愆則民以爲憂判府舍人劉公通守判院方公按行近郊實講農事召父老告之曰農田所資尤先水利今大溪縈布其旁是濬是導則可灌可

溉豈民秘之而未之知耶於是延濬鑿渠凡十有四俾尸其田者隨域而濬之民以爲已利不勸而從渠成自溪導水以次而上向之所謂高平之田悉沾其利計其所灌無慮數千頃上有以備天時下有以盡地利君子謂公之於漳民志以愛之使州郡一如其用心非惟不負朝廷建官之意而斯民蒙被實惠其有旣耶昔白公穿溝以溉民田人得其饒遂有長我禾黍之歌是渠之成當有頌聲作焉

俞亨宗

本郡守

訪求民瘼碑記

臨漳爲郡負山阻海地連潮梅蓋七閩之極陬彌望皆崇岡疊阜榛荆莽翳象獸之所窟宅可耕之田絕少又大牢

爲僧寺所據民生其間窮苦而畏謹淳質而朴儉賦輸以時不待督索山顛水涯之民終歲無一詞溷官府雖被誣抑亦不敢出官自直姦民猾吏顧其畏懦生事而撓之惟逃匿質貸以求解其家貲立見破壞鄉俗謂之折合紹興間所在經界獨本州不及行至今民間所執尙多五代以來契約模糊不可辨真僞又多爲詭詐謀賴豪強侵奪所餘無幾畝步不均產錢無定善良不察官府追撓往往盡折而入兼併之家故鮮有衣食給足者亦可憐矣地產鹽無官鬻之令江河山澤從民逐利其間官無所禁之絕之民皆藉此以助不給自頃草寇旁午田萊多荒郡計日蹙用費日廣官遂鬻鹽以權一時之用由郡城縣郭及鄉落村疇皆列鋪置吏斤錢十有七公私之價相去不遠民猶未以爲病一二十年來田既多歸兼并民間日就貧窶深山窮谷有踰時不食鹽者加之生齒日繁無以自業私售益多價益平在官之直不減人始憚官鬻而樂私售爲州家便者遂合計戶均買主戶歲六十餘斤單貧客戶亦三四十斤分季而催急於常賦於是始有抑配之擾又其後吏緣爲姦鹽不時給徒責價錢稍不如期則悍吏踵門無虛日愁嘆之聲聞於田里蓋循習一時權宜之計不知其弛於何年又罷在城三鋪凡爲官鹽鋪除罷無餘惟龍平

水頭二舖居龍巖萬山之間去海絕遠民得此良便兼舊
無計戶均配之擾皆樂其留且其地接汀州往年三舖未
創汀民之販鹽者深入吾境因致爭鬪殺掠自官置舖之
後私鹽不得越舖以出境汀販亦息此又兩州之利可存
而不可廢者以故不罷然二舖所置在三十年之前是時
民間寬裕食用頗多後人遂取爲額責吏包賣邇來民貧
錢窘食且不足鹽用亦鮮仍責如額吏率破家鬻產以償
官一番差往畏避逃遁監繫填補由此失業狼狽者甚衆
亦何忍使至于此遂與減其原額之十四今且不憚行是
年七月又盡罷諸違冒佃撲等一百一十八所并罷逐村

鄉妄充官牙者十三處取其拘催之籍給佃之據盡毀去
之外有云頭云尾二灣係龍溪縣歲收以備經總制解發
之乏計緡錢百四十有七本州亦惟代以他錢併與除去
雖州家歲失三萬八千餘緡然以今二年通計之郡帑所
支實亦無闕自經費之外凡燕設之須營繕之用犒軍賑
民之費如是者舉無廢闕而又新招補廂禁卒百三十餘
人增添各人廩給代納民門丁輸今行及滿秩計郡帑所
存無虧前政交承之數則其所輸不過量入爲出稍加樽
節應之有餘至如諸色動輒科罰無告之民尤爲患苦且
民有詞訴無理者必加之罪然後民知所懲今乃計其罰

錢免罪姦橫之徒公行無狀謂將來不過罰得一二百千耳何所畏憚其得理者無故見擾于人所當哀矜而憫憐之亦使罰錢輸官謂之賀喜錢兩家一時忿爭尋卽退懼和解若不入錢輸官卽追逮愈急不容私已謂之繳案錢其他科罰名色不一官罰其一吏取其十在私之費已邱山於公所入未絲粟諸胥每於縣官始至之時故爲怠催以示倉庫之乏緩發以激州郡之怒因售其不科罰不可爲縣之說故縣官多徇其請積習既久視爲當然移文力禁止之追治其承行科罰已甚者數輩始知畏戢到任之初適四邑宰皆方書考因與約勿科罰近各滿替而去不

聞以不科罰官錢不辨留滯於此是知一州一縣常賦自足一州一縣支遣凡前數端苛取於民者徒以資不切浮費而已郡豐約實不在此初欲罷去數事或勸以爲緡錢頗多若遽罷此將來必至闕乏或以爲坐舖之胥撲佃之輩藉此爲姦根固已深裏表搖撼勢將必復或以爲在官雖弛罷姦民占據將必自若竊嘗反覆或者之說皆非所慮若以爲必至闕乏今行之已兩年未嘗有一物一事廢闕則知用度斷不至闕乏若謂浮言可以動搖凡爲長民之官誰不思所以愛民奉法察不及此裁害未至此極則已今既知之害又已極誰肯爲浮言所動且如向來郡圃

皆執麻植麥歲入三數千緡自前守黃監簿察其有科耕之擾卽行廢罷趙漕繼之遂葺爲遊觀之圃與民同樂示不可復迄今亭榭日增花竹日盛無復更種植者爲民除害誰無此心肯因浮言而冒復之若以爲將來豪猾必至雄據自若此尤非所當慮豪猾占據借日有之非公家受其賄而縱其爲虐彼方蓄縮畏憚懼罪之及亦安敢公然爲之民亦安肯默然聽之哉因詳述其所罷鹽鋪及除出撲佃之由庶幾利害本末不待咨諏尋究一見而曉然云

四先生祠堂記

趙汝諧本郡守

漳舊祀郡先賢於學其後始立周程三先生新安朱文公爲守距今歲月遠矣郡人獨未祠公余至而謁學首問諸生以爲大缺典教授敖陶孫推官黃桂縣尉鄭斯立亦以爲言乃闢尊道堂之偏爲兩室先賢居其左三先生與公居其右旣成將行舍菜郡人有學於公者李唐咨陳淳闔門不出予物色得之親訪其家延請入學使奉公祀二子習禮朱氏舍菜之日執事其旁蒼髮布袍容體肅衍人始知公之弟子也退而序立堂上諸生獻酬咸大感悅因請記之予雖不足以知公之學獨念爲兒童日則已聞世有大儒師三人公與廣漢張公東萊呂公一時同起名震海內士無愚智聞風而景從其問英才嘗接餘論心通而業

成者有矣故當乾道淳熙之間人物彬彬號為最盛是豈非義理薰陶之功歟蓋公與張呂二公皆推本周程之說講授學者而公於究極尤精阜陵晚欲用公宰相多不樂數沮之既入為郎矣旋即去光宗朝稍起帥長沙上初卽位丞相趙公汝愚在政府首引公實經筵公年幾七十矣每進講必懇切為上陳述孝道屬時多故奸臣得入禁中將危趙公圖國柄以公儒老上所尊敬恐有關說且非已之利羣小人方嫉正相與乘間用計去公未幾趙公遭讒以貶黨論遂大起變異日出馴至開禧而兵禍作矣彼姦臣雖武夫不學然亦知公為士類所宗執典訓以事人主不去公則凡其意所欲為者終憚公而不敢發嗚呼國其可不用儒哉公蚤歲中進士科一為同安主簿家居久甚樂也不日不仕率少合而歸然得以其間究經明教任亦重矣此公之本志也張呂先沒予不及識甲寅歲拜公於都城後十七年來守是邦樂問公之行事庶君子之遺風也其綱目尚在可為治郡法嘗條畫經界甚詳請諸朝矣議竟格不用惜哉壬申十一月趙汝謙記

威惠廟祭田記

章大任

靈著順應昭烈廣濟王廟食於漳歷年數百祭血未嘗一日乾也然豐殺視情不度於禮或者尊奉之典猶有所未

備狃於俗歟抑歎於力歟淳熙乙巳郡侯方公因祠者之請於是定爲春秋二祀其行事也以仲月之吉春日祈歌載芟秋日報歌良耜如周人之祀社稷焉又取黃汪二公祀神曲次第歌之籩豆簠簋粢醴牲幣旣倣諸古其有宜於今者亦不盡廢禮視州社而微殺焉行之四年余適守是邦貢士蕭桂芳與其衆請曰禮之始行費以緡計者百桂芳給其半餘則預廟事者共助之嗣是以襄資爲例懼弗克久預白於郡將出衆力置田助祭使奉嗣者遞掌其租入以給厥事旣得之而余桂芳復捐田以助計其費幸可以無乏蓋志之以遺後人余謂漳介泉潮閒其初惟荒

徼如也自王惠綏茲土始創爲州夷羣盜之藪聚邑居之繁屹然爲閩壯藩建邦啟土之功誠不在社稷下至以死勤事使聖人復生亦當以殺身成仁歸之然則方侯俾邦人以祀社稷者祀王宜也夫自古禮不存世之人憚於周旋登降之勞而習於侈美游觀之飾其祀神也以瀆爲恭豈理也哉方侯嘗爲天子從臣是舉誠知所本者諸君又能不愛其力相與扶植之是可傳也是可書也

道原堂記

徐明叔

道原堂者祠文公朱先生以北溪陳先生配也名堂之義揭文公授北溪講學之要也公爲州進其士之秀者誨以

聖賢之學及門之徒難疑答問罕契師指北溪袖自警詩以見公得之喜甚亟語之曰道須各窮箇根原因爲極論其所以然從容扣請久益融會又羸糧千里而卒業焉公每告人南來喜爲吾道得一安卿蓋深許之也後三十餘年臨川危侯稹始建龍江書院聚生徒以明理學而嚴師之祠久未克建士昧所從東嘉集撰方公來語博士陳君光大曰文公守於斯北溪家于斯合而祠之若潮人之祠韓趙實應經誼乃闢明德堂之偏爲屋三楹師席中臨高弟旁侑象塑惟肖涓吉安靈諸生請明叔書其顏且記成事明叔曰聖人之道廣矣大矣非其人道莫之明也旣明

矣非其人莫之傳也洙泗一貫之旨至孟子而無傳周程大儒振千載之墜緒游揚而下誦其師說轉相付受浸失本真文公集儒之粹會聖之精發揮斯文爲東南一大爐鞴成德達材固不乏人速而肖者蓋亦罕矣是邦何幸親沐真儒之教有先覺焉奮於流俗之中獨得師傳真知實踐淵源所漸如此其近曠而不續非吾黨之羞乎求道之要下學而上達詳說而反約或遺下而語上舍詳而趨約者妄也考亭師友之學理無不窮物無不格體用兼該精粗不遺片言貽後剖析精義學者可以易求之哉四書之章句字義之詳講諸君固常誦習之矣易有本義詩有集

傳禮有經傳通解史有通鑑綱目文公之立教也甚備先
 後天河洛書之說禮詩女學宗法之書道學體統節目之
 四篇異端似道似學之二辨北溪之衛道也尤嚴幸博取
 而孰復焉未得也則專精以究之既得也則篤實以守之
 庶乎塗轍不差堂序可進以紹師門傳宗之統以副邦侯
 嚴祀之忱顧不美歟不然狗末流而本源之味課俗學而
 利祿之媒瞻斯堂也將有泚其頽矣尚念之哉皆對曰敢
 不勉遂書以授之文公出處事具國史北溪諄諄官主簿
 行業詳於復齋陳公銘墓之文茲不悉著

慈濟宮碑

廣州楊志人
別駕

山川清淑之氣扶輿磅礴鍾而為人其生也挺然異於醜
 夷則其死也必不與草本而同腐此理之常無足怪矣蓋
 其精爽不二凜然如生千載之下使人敬畏雖體魄蟬脫
 而魂氣則無所不之也介潭泉之間有地名曰青礁地勢
 砥平襟層巒而帶溟渤儲精毓秀篤生異人功鉅德崇世
 世廟食是為慈濟忠顯英惠侯弱不好弄不苟董長不
 娶而以醫活人枕中肘後之方未始不數數然也所治之
 疾不旋踵而去遠近以為神醫常與同閑黃馭山過今廟
 基指其地曰據此當與先至者為主乃用瓦缶有三納誓
 辭埋之既浹之後靈異益著民有瘡瘍疾疢不謁諸醫惟

侯是求撮鹽盂水橫劍其前焚香默禱而沈痾已脫矣鄉
之父老私謚爲醫靈其人偶其象於龍湫庵方工之始解
衣盤礴莫知所爲縮首凡數日一夕夢侯諭之曰吾貌類
東村王汝華而審厥像更加廣額則爲肖工愕然繇是運
斤施堊若有相之也紹興間虔寇猖獗鄉人奉頭鼠竄束手
無策委命於侯未幾官軍與賊戰斃其酋李三大將者
殘黨皆就擒今之廟基卽賊酋死地也閩境德侯賜益以
竭虔妥靈歲在辛未鄉尙書顏定肅公奏請立廟相與誅
茆於雲嶠院之側畚鍤畢具役者高寧若醉若狂大聲疾
呼曰此非吾所居龍湫之陽昔有盟焉奔而就之掘地數

尺三瓦缶固無恙青蛇鬱屈於其中觀者莫不神竦遂定
立今廟其基則顏公發所施也廟旣成四方之香火來者
不絕士祈功名農祈蕃熟有欲爲非義者則所禱更不酬
蓋古所謂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淳熙乙巳承事郎顏公唐
臣率鄉大夫與其耆老徹舊而新之高門有仇宮寢奕奕
輪焉奐焉翬飛鳥草旣又立屠蕪其房居學佛者以供灑
掃之役然後祠宇粗備數十年來支分派別不可殫紀其
在積善里曰西廟相去僅一二里同安晉江對峙角立諸
凡登載弗具議者以爲缺典同安舊有記故治中許衍作
溫陵之廟今侍郎戴公倅泉日網羅所聞壁記其言始於

漳之青礁而顛末則未詳欲網羅放失採故老之所聞貽諸後人信以傳信惟吾鄉之爲近先是獻豫合抱之木者碑材既具莫適爲辭枚卜其人必待鄉之新進士會兩舉差池再三禱之不變嘉定改元志竊太常第歸拜神麻於粉榆舊社不謀同辭知侯之有待也謹按譜牒侯姓吳名本父名通母黃氏太平興國四年三月十五日生仁宗景祐三年五月初二日卒享壽五十有八自侯之沒至紹興辛未凡一百一十六年而後立廟至乾道丙戌凡三十一年又加忠顯之封至嘉定戊辰一十三年而後增英惠之號合而計之一百七十有餘年人心皈嚮終始如一異時

疏湛恩都顯號蓋未艾姑叙其梗概如此若夫雨暘不忒寇盜潛消黃衣行符景光照海挽米舟而入境饜旱井而得泉秋濤嚙廬隨禱而退凡此數端備見部符使者事狀茲不申述因作迎享送神之詞詞曰酒醴清兮餌粢香雜嘉蔬兮薦侯堂侯之堂兮深以窈奕奕寢廟兮奉妣及考右岐山兮左龍湫青衣前導兮侯出遊民之疾疢兮惟侯是求侯不來兮吾何以瘳左龍湫兮右岐山幡幢蓋兮侯往還下田濕兮上田乾侯不福我兮何以有年侯之度兮春之暮迎者誰兮坎坎擊鼓歲之殘矣侯上天挽不留兮何日旋西欲其來兮東欲其止界兩州之間兮惟侯之里

嗟兩州之人兮詔爾子孫嚴奉祀以無數兮何千萬禩

嘉定

二年巳巳
六月望日

長泰縣儒學記

趙與坦 長泰令

古者庠於黨序於遂縣有學倣古制也吳長泰有學初創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逼不足為士子藏脩之所遂移其學於祥光寺之東偏自紹興楊公棫登第之後未有續遺響者士子病之載謀欲遷焉而未果紹定癸巳邑寓公李萬言調萍鄉尉葉惟寅調番禺丞瓜成未及與陰陽家相方面勢得縣治之左臂乃縣之主山良崗鍾秀萃然嶺然若蛟龍之躍淵祥鳳之飛舞是殆天有以獻其巧者聞之

邑宰清源陳公純仁俞其請白之於郡朝謁夕報遂與邑士友相與併力協贊命匠鳩工拓臺肇址塹堦而夷撤蔽而通繩迂而直乃斷乃陶乃墜乃曠大成有殿講席有堂入息有廬肄業有齋中以戟門翼以兩廡庖湏垣墉靡不具體肇脩瑚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彪烈一新釋菜而矜佩襟如絃誦而聲音琅如屬役於是年之季春考成於明年之季冬陳公適以秩滿歸三山鄭公師申來試邑令又於戟門外鑿之以池中累石為梁以其池水舊傳古有龍浚出泉之語邑人爭取汲之歲秋殿庭之中常生兩桂子目擊者莫不以為祥異曰是必有盛事驗於一紀果而淳

祐甲辰郡之提南宮者三人邑居其二陳君寢立吳君遇聘是已由癸巳而距甲辰一紀之言信乎不誣迨丁未春邑之瀛山張君漢傑以國學內舍前廊擢名鼎甲猗歟盛哉邑之士子榮達何其闕於昔而獨盛於今與雖曰學校陶成之功人物穎秀之美亦不可以爲非學宮改建地靈人傑之驗也予戊申視邑篆篤脩庠序之教一日前廊職事貢士許興龍等言于余曰創建新學今餘一十五年矣而學之記猶缺恐後人無以知建學之由屬予爲記予曰建學之制新學之政諸公已知矣抑亦知其所以建學之指乎學在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非古也入是學者盍

思夫若至闕里若覲孔墻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退而思之爲顏爲曾者何人爲伋爲軻者何人必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如吾漳之高東溪顏定肅聲名節槩耿耿天地間是則建學之意亦予邑宰之所願望也庶幾是學不爲徒建故泚筆而爲之書

三十五橋記

黃樵

皇宋慶元四年夏六月丁卯漳州由南譙門達于漳浦造橋三十有五所越明年春正月甲寅咸告厥功嘻此百世之偉績也漳浦距城百二十里而遠崖谷傾亞高下之勢

豁然注然斜川斷港湍注奔溢春霖秋潦交流之勢益悍
往來憧憧睨視咨嗟疇克拯之太府寺丞傅公求莅州事
內外脩明百廢具舉期年政治田里歡康益思所以利人
于遠乃命龍溪宰李君鼎經度橋事或曰役衆費廣未易
猝辦請叢貫鉅木以濟公曰非所以爲後圖必伐石爲之
乃可擇僧徒之可任者分督焉不用官府文書科役百姓
工疇其直民勸而趨不競不譁譚笑而集出州行五十五
里卽漳浦界爲橋四曰亭兜曰桃李徑曰謝倉曰岑兜惟
馬口舊有大橋缺圯而重脩之自兩邑界至于三古坑爲
橋九曰赤嶺上下一橋曰冷水坑曰洋礮曰李林惟三古

坑其橋四此地灌莽聚石澗水旁出故橋特多自三古坑
至于邑爲橋十有三曰烏石徑曰草履嶺曰吳徑曰芟蓼
潭其壯大尤爲諸橋之冠曰新坑曰椽林曰黃林曰虎深
坑曰陳壟曰橫漳其橋二曰龍山莊曰葵坑其間又有小
橋九不著名悉皆堅好共長九百五十尺有奇廣狹不齊
隨地之宜橋旣立矣復砌石治道夷其險阻凡一千二百
餘丈糜金錢五百萬公節用爰人不事游觀每與官僚請
及財賦惻然曰生民膏血也獨至於指利與民及爲民興
利了無靳色曰州郡他無妄費則惠可及百姓矣行道之
人去危履坦踴躍歌舞願紀其實以誌來者甘棠道周有

石巍然幾世幾年可磨可鐫若有待焉郡人黃樞拂石大書祝公之操如此石堅石不可朽公名永傳宏此休功以濟巨川父老來觀相與告戒曰無愧召公勿伐勿拜

虎渡橋記

黃朴本郡守

漳之北溪源發臨汀循兩山而東衆流赴之滙于虎渡南入于海渡當溪海之交飄風時至篙師難之舊有飛橋聯艘以濟搖蕩掀簸過者凜容腐黑撓摧疲于數易嘉定甲戌郡侯宗正少卿莊公夏更治之壘石爲址輿梁其上而亭焉後二十四年嘉熙改元橋圯于燬今禮部侍郎侍講李公韶以集英脩撰來守是邦聞之蹙然曰是南北往來

一都會其議所以經理之有建議者曰梁用木而屋之非計也今易以石母屋焉則善矣時郡無蓋藏議幾寢公乃輟私帑又蠲南山招提非時科歛俾出萬緡以相斯役聞者胥勸郡人陳君正義佛者廷濬與其徒淨音德厚師照法聳奉命惟謹南走交廣北適興泉露宿風餐求諸施者會鄉大夫顏公頤仲持節八桂莊公嗣子夢說貳郡五羊捐貲佐之更造如前計其長三千尺址高百尺灑水一十五道梁之跨于址者五十有八長八十尺廣博皆六尺有奇東西結亭以憩往來者靡錢楮三十萬緡經始於戊戌二月其告成則辛丑三月也是歲余被命守漳獲踵後塵

別公里第公念橋事不置俾余記之日余將指南越橋方
庀工輕舸絕江進寸退尺眩目怵心大類扶胥黃木間今
茲入境樂其有成屏車從橋憑高眺遠樵歌牧吹相屬于
道風景之夷曠波濤之激壯鳥獸之鳴號黿魚之出沒獻
奇呈怪如在几席之側誠一方偉觀也嗟夫臨不測之淵
興未必可成之役工夥費廣財殫廩絕世之能臣才吏猝
未易集就使能之其駭民聽豈少哉公懇惻至誠未嘗疾
言遽色一鄉善士咸樂奔走竟成公志予乃知自用之智
淺資人之功深也方斯役未就支海之橋填淵跨壑雄偉
宏壯孰若清源萬安之石昔梅溪王公賦萬安也嘗有山
川人物兩奇之歎以此較彼殆似過之予乃知立事惟人
今人未必不古若也公自漳歸杜門掃軌若將終身詔強
起公方將當大任決大議推是心以往豈特一橋之利濟
哉若夫護橋有田主田有僧勿爲勢攘勿爲計取有莊公
記文在

漳浦印石記

傅希龍

漳浦令

余聞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合然後成歲功太剛則剏
太柔則壞剛柔和然後成陶器此古今之通論也山之與
水亦然漳浦之爲邑瀕海枕山居民富庶雖號僻遠誠爲
樂土自聖朝承平幾二百年登桂籍者歲常一二處顯位

未見其人豈非山雖環遶而水未回揖者與余不佞承乏之次夏士人相與議開河以溯于學浚池以深其源流于溪歸于海神與人意默會山與水勢符合欣然協力毅然集事不踰年而工就無過費而利百關成而路聚爲一市有亭可觀有橋可步舟車之往來商賈之出入井煙繁阜有無貿遷萬口同音功施罔極此特其小者爾他日公卿間出朱紫紛如勤勞王家經綸治道上爲朝廷之光下慰生靈之望者良必由此因遊印山觀諸公題河猥以小子對太師墨跡但增愧赧聊志于石

漳州路新建龍江書院記

元虞集

漳州龍江書院者本在郡城西北登高之山徽國朱文公守漳州時愛其地高爽將築室講學未及有作而去後數十年守臣危稹始克爲之謂之龍江書院置師弟子員以成文公之志又後二十餘年守臣方來卽書院建道原堂祠文公以其門弟子郡人陳君淳配郡人士觀感興起他郡莫之及焉內附國朝時書院燬於兵而地歸浮屠氏矣國家奄有四海郡縣無小大遠邇莫不建學立師乃若先賢講學故地遺跡所在及賢士大夫好善樂道者或因或創爲之書院其以文公而有所創立者甚衆而七閩爲尤甚獨清漳所謂龍江者曠數十年莫或過而問焉郡之儒

者黃元淵乃慨然以爲已任日今我朝崇尚朱氏之書家誦人學幾徧天下奈何使之迹熄於吾邦乎謀諸郡守出私錢別置地東北隅創書院監郡自納兒苦伯以下致其成功經始太定丁卯冬十月作大成殿奉先聖先師作祠堂祀文公以黃君幹與陳君淳並配作講堂齋舍以容師弟子大歷戊辰九月告成郡守貳與諸生行釋奠禮明年廉訪僉事東平馬益行部見而善之移書郡守俾請于方伯連帥上之朝廷以龍江舊額列爲學宮云至順三年國子助教陳旅來告曰捐家業以爲浮屠老子之宮求福田利益者何可勝數元淵觀鄉邦之寥寂慨斯文之泯墜

節衣食之資以成義舉書院成家已貧矣君子其有取於斯乎願爲之記歲月勒之金石俾葺而勿壞不亦可乎集承乏國史事有當書者不敢不書謹叙其廢興之故如右又竊有所聞焉敢以告諸學于斯者文公之書聖賢之學備矣先王之道著矣舉而措之天下國家者在斯矣然而法度之所建立必有規矩準繩之則弛張先後之具所謂闕睢麟趾之意必施以周官之典而後可也善乎昔趙侯守汝謫之言曰我來守是邦樂文公之行事庶君子之遺風也其綱目尚在可爲治郡法嘗條畫經界甚詳請諸朝矣議竟不用惜哉蓋趙守有意於爲郡之具當時又有可

知者今二百年豈復有可尋之迹哉此昔之君子所以歎夫周公沒而百世無善治者管仲之治齊其書蓋有存者見其為法則故先王之法也其不得為王者之政以其有利之心耳自是而後惟諸葛孔明治蜀之法蓋庶幾焉固嘗自比管樂而君子原其心直以為王者之佐豈徒言哉吾是以知不脩先王之法則不足以成先王之功也文公既不得大有為於當世一守南康再守長沙三守漳州使得久於其地而治法有所措焉則聖賢之澤深及乎人不然為空言之托豈不盛哉而卒不如其志天也孟子曰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大有璞玉者必使玉人雕琢之夫工師玉人必有受於其師習於其身者矣而世之號能攻玉攻木各以其巧而為之幸而集事則已名世謂之善治可乎不可乎吾悲夫趙守之所以論文公治漳者并書以遺之

雙節廟記

揭傒斯

皇帝元年江淞行省言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死其君配王氏死其夫邦人既為之立廟請加褒顯以慰邦人以為天下後世勸乃下吏部定封太常議謚而封闕文興為英毅侯王氏為貞烈夫人廟曰雙節之廟今右司郎中范陽張侯士弘為吏部侍郎時所力行也新安鄭玉復持張

侯命請暴其事于麗牲之石謂闕文興不知何許人王氏金陵民家女至元十三年從萬戶賈將軍戍漳州十七年八月望劇賊陳甲夜率衆爲亂殺招討傅全及其一家官軍死者十八九闕文興戰死其配王氏有美色爲賊所執逼欲污之給曰我不幸至此豈敢愛其身願收葬吾夫然後唯命賊義而許之得其夫亂屍中置積薪火之遂自躍火中併燒死後十八年府始上其事連帥及部使者以達行省又九年行省始聞于朝下禮部議部請訪王氏族里旌其門閭收卹其宗親仍以其事付史館事下江淞求之六年無所得乃用漳守言表其故營曰烈女之坊然無

及文興者又二十有一年士民言之不已以有今日之請於戲二人之死卓卓如此猶歷五十有四年始獲五鼎之封雙節之錫且必待張侯贊之人之伏巖藪沈下寮砥名礪操欲聞於天下亦難矣况數十年之間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爲王氏而止王氏信莫及也闕文興詎亦可少哉天下繡符杖節擁萬夫之衆鎮千里之地者不知其幾一旦四方有急天子之命未及于境已閉閣稱疾者有矣遂委衆而逃者有矣當是時變起倉卒使闕文興第守簿書期會之常負妻子踰垣而避之人孰得而議之而蒙凶威蹈白刃奮不顧身之勇死而無悔者何耶蓋禍亂逼於前

忠義激於內不暇擇地而死也至於王氏決死生於俄頃不辱其身烈丈夫有弗逮矣君子曰人皆死于危二人獨死于安以皆有苟免之道而不為也然江湘之請雖堅中書之命雖下微張侯英毅必不侯貞烈之封亦不及而闕之死其君王之死其夫亦豈欲求廟食與褒寵要譽于天下哉誠不忍棄君臣夫婦之義焉耳傳全闔門死難有司之請朝廷之議皆不及者武臣死事國有常典云其詞曰世道升降視綱與常綱常弗紊國乃吉昌侂侂侯夙佐戎幕匪矛伊戟而簿書攸托婉婉王姬來嬪于闕夙興夜寐惟警戒是監元有南土爰鎮于漳閩山巖巖以海為疆

謂國既平謂德威既加弗戒弗備而內生蘗芽盜夜斫營侯亦戰死王姬不辱入火如水五十四年民請弗卻廟有新號而封有新爵載念厥初風教未立王綱如此命胡不集惟侯克齊而家而婦克配爾德生雖不融沒有遺則民心孔懷廟食孔宜式著刻辭為臣妾之規

後碑字漫滅成化巳丑督學游

明即文粹中取文安刻本較之重刻于碑

澤州府志卷之四十三終

漳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四 乾隆志卷二十八

記

漳浦縣文廟碑記

明王禕 郡別駕 義烏人

洪武二年正月漳浦縣新作孔子廟成始張侯將為廟以
 其事言郡府禕適忝佐郡許為之記及是廟成而禕逼於
 召命還京師因辭其請侯復使來言曰廟成而記之執事
 嘗墜言矣願無卒辭辭既不獲迺為書其成績以為記按
 郡志漳為州始於唐垂拱二年實治漳浦縣後以其地有
 瘴癘州移治龍溪西漳浦為縣如故其縣之有學則自宋

慶歷四年始蓋自漢以來孔子有廟不出闕里唐制天下州縣始皆立廟祀孔子然漳浦之有學雖始於宋而學之有廟始於唐矣國家既定天下廟學兼備悉遵近代之制漳入職方朝廷揀賢才以牧遠人而吾張侯被選宰漳浦既至用故事謁孔子廟見其棟撓柱折頽弊已甚慨然歎曰事有急於此者予卽簡材募工以十一月庀事僅兩月而廟已成列楹二十有八以間計者三其崇三十有二尺廣五十有五尺而深如廣之數輪奐具美規制聿加既又治其門廡修其墻垣於是始稱其爲聖人之居而講經之堂肄業之所與庖湏之屬皆易其舊使之新而學制咸備

矣迺二月丁卯侯率僚屬及爲士者行釋菜之禮又俾民之子弟游於學而延名儒爲之師凡可以崇教道而敦俗化者侯無不究心也蓋漳浦爲縣界乎閩廣之交其境阻山而負海姦宄所出沒其俗悍其民易以動嶺海之間厥爲巖邑故必得長民者舉聖人之道以導之使其復仁義禮智之性而明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然後俗易以化而政易以成也侯夙以文學名其爲漳浦勤於政理而尤汲汲焉學校是興可謂知政本矣所可書者詎止工役之勤而已哉是役也廟之費爲最重故禱舉其重者特書之使刻之石用以志漳浦之學其興自張侯始侯名

理字玉文番禺人以承事郎再調來漳浦佐其事者丞金華陳堯民典史錢塘方好文也

漳州府新建府治記

林

鵬

龍溪登州守

洪武戊申春州始入職方其年八月潘公琳奉旨錫印來知州事既至視故府治漏蠹弛剝歲久弗葺垂就頽壓慨然曰惟國家奄有海內邊隅旣靖不以琳爲匪材使首政茲郡所以尊嚴威聳觀聽者實于是焉繫撤舊爲新我其敢不力然役大費鉅吾不勞吾民也方與僚幕議所便而諸禪僧羣來言以兵餘人困公幸垂念邊人之福也吾教以慈悲憫世爲事而吾徒荷國之休食土之入時有升斗

之贏敢不心公之心思所佐官之費而代民之勞府治幸責以成無煩公慮也公義之允其請於是緇徒雲集鳩材聚石舟運陸輦咸爭勸趨百工旣衆羣能畢効前建廳事後爲燕堂翼以廳幕司中門外表四周墁垣並作且舉凡爲屋以間計者三十有五楹計者若干廳事高若干尺廣若干尺燕堂高如廳事而廣加三之一焉門之高視堂殺若干尺宏厰嚴邃不侈不踰諸侯之制斯備矣始事於是年十二月明年三月告成帑不知費民不知勞公以唐臣受廛屬邑知構興之巔末也命記歲月竊惟府治者政化之所自出新之凡以爲民也爲民而勞民宜夫仁者之不

忍乎此也古之所謂賢守令亦曰於民事處置得宜而已
公蒞政之始倦倦以恤民爲心故茲役之興不勞其所勞
而勞其所佚其勤渠黽勉出於心之不容已者豈非公之
處事有宜而愛民之誠足以感孚於民哉傳曰上好仁下
必好義余觀此尤信公字師道維揚人由南昌守來爲是
邦其問學政事中外推先云贊是役者通判王侯禕任役
僧曰玉海月庭閻極明極藏山皆集勞可書

漳州府進士題名記

李東陽大學士

科目之制中選者必揭名于榜榜不過一再揭又刻名于
梓以爲錄則傳之四方顯且加久而進士科尤重則又刻

名于石樹之國學以示後世其顯且久蓋倍蓰焉國學之
重科目如此若四方郡縣人林所自出地又以爲國學所
立石非觀國游學者不可得見乃或倣茲遺制立石學宮
使凡天下之生於其地游於其學者皆得知科目之爲重
是其名與國同久而其顯也抑又甚焉然此特有司之事
不著于令故科目之士恒有而茲石不恒建惟文獻之富
及政制之周且密者則有之漳州府有六屬縣縣之附郭
者曰龍溪士多龍溪出六學之舉鄉貢及進士者科不乏
人有司彙次名氏題于府學之壁自始題至續錄閱若干
歲矣吾友姜君用貞來知府事觀其學宮見其粉墨剝落

寢不可辨乃礪巨石刻其名以府縣分列以科舉年歲先後虛其下以俟續刻者寓書京師屬余記余惟國之于士也非獨富貴其身而又顯其名故在鄉選有貢士之名在甲科有進士之名天下之名爲尊官顯爵者未嘗不藉此以爲重及控名責實臺有評省有覈周達無滯者名能官潔清不汚者名廉吏守節不撓者名忠臣而其大者則紀於太常書於景鐘藏於金匱石室天下之所謂名者至於此而後定則官爵皆不足賴况科目乎夫科目之設將以求賢才爲天下用也賢才非天下所常有故歲計之不過數百藩計之不過數十而鄉計之不過數人於此之中求

所謂廉能忠節之大蓋一代而不數見也故爲士者非徒榮名之難而令名爲尤難此石雖久未足賴以爲重也况有貪汚邪佞者出乎其間人將顧指而議之邪夫士而不能爲官爲吏爲臣不可以名科目之士人而不廉不能不忠不可以名爲人由是言之則無俟乎作養做厲之政亦可以興矣而况有作而做之者邪漳大郡其自科目爲尊官著偉績有茲石所不能載者而其名固自在也苟名茲石者皆感勵奮發以廉能忠節爲天下用使後之論者求之金匱石室間則茲名也不益爲科目光邪若筌蹄經史梯航科目惟茲石之惟慕則其自待於世亦輕矣姜君嘉

興人與余同舉進士廉能有文章其在漳救荒除盜尤以正鄉俗作人材為務非徒為善政者漳之人其亦思無負於君哉

漳州衛指揮同知顧侯全城碑記

姜

諒本郡守嘉禾人

成化己亥仲冬余以刑部郎中出守漳郡聞延縉紳父老間民疾苦因言都閩顧侯斌全城之功且言侯喪踰十載不克葬余愀然謀諸郡中無貴賤樂賻而葬之眾曰藏侯身義也紀侯功尤義也不有刻碑何以慰今而詔後乎遂採輿論而得梗槩侯忠義威武智攬羣策而善用之正統末沙寇鄧茂七倡亂八郡騷動漳居邊隅罹禍尤甚時侯

公歿衛事把總防倭適邊海城寨俱各警急侯度孤城莫支散軍各護本城獨握水軍五百人從海道擊賊抵城南溪請入弗納請糧弗與侯乃反軍借糧沿海稅戶周世綱等家且調之樹柵收兵夾輔護城既而匪郊賊壘相望城門石寨賊日造攻城車樓將憑東門登之危在旦夕城中喪胆奔走無地相視涕泣侯毅然謂眾曰吾任天子衛城之寄陷城不救何立于世且城破家辱吾等何之乃潛然出涕義氣奮發昭露忠勇布示威武諭軍士以死救城分處兵船三百夾清海叛即日捨命趨南城去石開門東整入城眾以為天兵下侯立散家財給軍餉募養死士數百設

祭旗纛玄壇關廟對神誓死滅賊軍不戎衣粧扮以綵捕
雞雉服虎豹擬神兵卜吉侯兜鍪左斧右刀抗弦以箭躍
馬大呼率先鋒百勇飛出東門歷砍前賊破之麾死士分
砍翼賊敗之爭出百斧砍其車樓并登城梯具焚之燎其
窩壘縱兵促之賊遁一晝夜復益兵來攻侯以白金綵緞
各徵舟兵萬至出軍夾攻殺賊如邱餘黨夜縱火郊郭神
廟而去大難以解城用保全乃享軍士犒舟師隨之海還
保定伯參將范都督下大軍召見待以殊禮鎮守福建刑
部尚書薛公希璉巡按御史陳公員韜歷奏厥功擢福建

都指揮僉事奉勅備委至今事掛人口可以紀述昭示永
久嗚呼歷觀古之有功德於民者必其食天之報負六有
爲於前者必垂聲光於後當茂七但亂漳被圍五十餘日
人如釜魚旦夕垂死侯奮忠義提防海孤軍募民兵援城
全之以活千萬命其功德於漳大矣故生膺都閩之擢沒
致人心之思其食天之報而垂聲光於後者何莫非忠義
之所感召歟此可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
死余述此文豈獨爲侯已哉蓋有以表漳俗之善且勸忠
義於後世焉

重修官港記

王仲謙

本郡守

水利必人力而後興有興一世之利者有興一方之功者澤民之功有大小惠則一而已予以洪武甲戌由胄監出守于漳時陳生子確執吏役于府曹一日率鄉人楊敬和等詣庭下言狀曰漳之龍溪縣二十九三十都大海環其東南羣山圍于西北地形磽确凸凹非高平廣陸北高燥者每病于旱乾卑窪者常虞于鹹鹵雖厚稔之歲得失恒相半焉昔宋淳熙二年有里人進士丁知幾者嘗簿潮邑於本鄉欲興水利以惠一方乃率鄉人陳大柔等赴福建提舉司陳水利狀趨之下其事于郡邑募民自二十八都文甲保下至二十九都石美保開地爲港一道濶爲尺一

十有八深爲尺一十有六以通柳營江淡水凡若干里于內堰石爲陡門二所以防旱潦又爲小石橋十餘橫卧港上以通往來每于農隙之時官爲督修故號曰官港刻石立碑爲記二郡之田無高下遠邇咸賴其灌溉于今二百三十九年矣越歷歲久壅塞殆半耕者病之必藉于官庶修之功易集予慨然曰興水利以便民事予職之先務也奚容以煩劇辭乃榜其民爲修治之舉仍令子確董其役民樂于趨事赴攻斯且而知幾之舊址視昔如新其橋爲倍廣耕者利行者便焉旣功訖復來請記予謂水利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一身一息不通則患害及之予以感知

幾能惠一方而嘉子確能繼前人之志者也祭法曰有功
于民者祀之知幾其有功于民乎因命子確率鄉人修其
祠奠之仍示鄉人歲時加修葺焉厥後之享其利者知其
功之有自始云予以布衣儒生致身二千石恩莫大焉是
役也雖不敢倣蜀郡穿煎澗之文翁築馬塘之馬臻然使
水無壅塞之憂而獲灌溉之利亦富國阜民之一助也

陳北溪先生祠堂記

周孟中 提學

道之難傳也尚矣孔子之門其徒三千而顏曾之傳獨得
其宗顏子之資隣於生知其傳道固宜曾子之才魯而卒
傳其道豈非以其學之確乎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

子而其傳泯焉濂溪周子崛起默契道體而傳之二程子
程門高弟莫過游楊亦未免流於異學至新安朱文公繼
起而洙泗濂洛之道始復大明當時從游者半天下晚守
漳郡北溪陳先生始游其門而卒傳其道豈偶然哉先生
貌木訥而語期吃初見文公語以上達蓋啓之以高明再
見文公語以下學蓋究之以精微先生聞言卽悟鑽仰彌
篤以誠敬爲入門以格致爲切要徹上徹下終始不遺堯
舜禹湯之爲君臯陶周召之爲臣孔孟周程之爲學上下
數千百年靡不貫徹於一心其所著詩文五十卷及字訓
一篇又皆所以明天地之化發聖賢之蘊辨異端之感開

後學之述今皆可考也非得斯道之傳其能然哉文公之門若先生者殆非孔門之曾氏乎於乎斯道之在人不在金玉而富不軒冕而貴不生而存不死而亡關百王而一心貫萬古而一理得其道雖窮居陋巷君子也不得其道雖富貴卿相小人也先生年逾六十始授縣簿未上而卒可謂窮矣自今沒後幾三百年流風餘韻猶有存者漳人冠婚喪祭多用文公家禮自大夫以至庸人莫不知稱北溪先生焉究其歸雖與天壤並有可也蒙庵先生萬容自少爲朱氏學居官冰蘖未老乞歸其清風高節海內稱之信無愧於先生鄉人也因其郡守姜君諒等相繼作祠祀先生以書來委孟中作記謹書此以誌之石

漳州衛旗纛廟記

黃芳同知

古者爲國必先制軍令軍衆者莫如旗旗之大者曰纛所以重威武肅部伍而一之者也中春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弊旗後至者誅善戰者望之而知勝負焉是故辨色以審方因物以昭義王韋太常昭其明也諸侯載旂昭其變也軍吏而不各殊其載而獨以纛名示有統也軍發則祭將戰則祭自帝畿達於戎鎮下至封戍之長又各以時祭崇賽禱也其用也於行爲金金盛而霜冽物乃時殺祭以霜降應其候也故秩百神者文之所有事也旗纛之祭武之

所有事也卽介冑而陳鼎俎肆容節寓文教也義以建之
統以尊之禱以致之候以信之文以將之神之德著矣漳
州衛常祀有廟歲久圯敝鞠爲穢區正德癸酉掌衛指揮
同知侯君沐請命當道鳩工聚材斥隘爲宏易瑕以堅中
築臺爲神棲東西爲寢以寓賓旅前爲堂以便聽事旁列
庖滷兩隅置複室庀器具設僕守門垣黜聖規制整如也
漳故多寇侯君數從戰陣更事久智識幹蠱迴出夷儕廟
成之明年春鎮巡推任守備外支江廣之寇內輯山海之
變檄至而戰勃如將弗任迺翹士衆而命之卽新廟而展
事焉是日芳預賀列因得周眎歎曰是將行世德乎越明

曰衛察黎君英輩徵予記予以爲兵器之有旗纛猶六軍
之有將領也蓋干楯以守戈戟以刺弓矢以卻遠皆有所
事惟旗若無所事然隨其所指而六軍之士趨焉如孫武
之陳行子房之發縱進退疾徐以爲節其用大矣侯君者
指揮三軍而孚之者也今于祠而新之固亦有意哉夫靜
而正所以藏智也動而直所以行義也智藏則靈義行則
威神之德於是爲盛將兵者知所依焉則能合德於神而
師旅吉凶之命自我制之矣祠以妥神惟人是因闡祠之
義匪僭與悖爰鏤貞石以詔來裔

勉齋祠記

林

魁

龍溪副使

漳州府志 卷之四十四
正德中知漳州府武陵陳公洪謨以勉齋黃先生嘗侍文
公守漳請於提學姚公鏌立專祠於芝山養正書院之西
以勉齋諸孫分居於漳者守之歲祭竣事則司其局鑰嘉
靖戊子按察僉事謝公汝儀以信國忠烈公文山先生過
漳誅叛臣復城邑實開幕於此建文山祠於書院之中皆
守臣崇德尚賢之義可尚也初謝公議勉齋於文山爲前
修慮位置非宜以間郡守陸公金公曰祀禮崇德報功垂
範風化也孔子生後周公數百年後世祀之其典同孟子
私淑子思之門人今與沂國公位配享文山祠中居議是
無可疑者於是勉齋祠如故十一世孫增慮傳遠不可無

述請書日月於麗牲之云惟儒者之道在天下猶元氣之
在萬物元氣絕則萬物息故道之所在天必生聖賢之才
以壽其統文公繼往開來程準萬世從遊之士見而知之
非無其人然按慶元庚申與先生遺訣之書獨曰吾道之
托在此吾無憾矣則先生負荷委畀之重的然道統之傳
有不可誣者今讀其書考其世究其言行事實無有一毫
不本乎天命當乎人心拳拳正三綱敘九疇端士習立人
紀必欲納斯世君民於三代而後已雖當時不能盡行其
志然於此亦足以見真儒體道經世之大端矣陳公身爲
師帥首崇先正樹之風聲以起來裔簿書期會之治可同

日語哉嗟乎學先生之道者用則以所學濟天下不用則以所學善其身斯祀不虛立矣若乃先生道德出處之詳則遺書與世史在學者當求自得之何敢贅一辭

協夢堂記

林魁

郡大夫石橋先生孫公爲大理寺正時嘗夢朱文公屬以遺事覺而異之時嘉靖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也公默識之不數日有_外邵武之命郡士在京師者見公曰晦菴先生豈有遺蹟在郡乎曰樵川亦過化之士也夫子之祠在焉公至郡閱之無驗明年公改守漳至之日告職於羣祀獨文公穿開元寺曲廊而進蓋自宋時已然公病之先是

公行過三山督學潘公謂曰朱子守漳漳之有朱祠猶潮之有韓祠也潮人姓其山若水人無敢指者而朱祠門出浮屠之下不諺乎公曰然退而思之曰夢其徵矣當是時雖有改爲之志顧郡政方殷日不暇給又明年乃與僚佐登祠而達觀焉得隙地於蔽虧之東于是剪荆棘發蒙翳削嵌崎而平之循峰而麓不里許豁爲通衢而僧廬佛刹咸隔道外若天秘而待者公喜甚請狀於巡按御史白公督學僉事江公分巡僉事錢公咸是之遂卽祠左建講堂三額之曰協夢紀事兆也作四達之亭於東岡之半額之曰仰止示學者知所師也改建石坊於路首總之曰龍江

書院因其舊也。焚道以石衛道，以垣基垣，復以石廣三尺，弱修百五十丈，強自道原堂抵拱辰街，平如卧虹，舍菜之日，郡人士奔走瞻對，以謂韓子沒至宋南渡五百年，文公始仕自文公守漳，至于今五百年，而祠道始通，且神交默締，懸屬於無朕之始，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今茲山川改觀，儒墨異途，上稱祀典，下慰人心，豈尋常興建可同日語哉！龍溪令王君鑄，郡邑博士陳君九霄，翟君文祥，輩奉公命來請記云。

東湖祠記

林 翬

東湖王先生與北溪陳先生皆朱文公高弟子，同為漳人。

文公嘗守漳，故漳人祀文公於郡學，而以二先生配。享後有司移祀文公於龍江書院，郡學之祀遂寢。成化中，郡人行人司正林雍請於朝，為北溪立專祠，獨東湖未舉。人以爲闕典，正德癸酉，提學姚公鎮郡，守陳公洪謨同知黃公芳用諸生林禮等請議，撤故里滯祠，德雲庵改建東湖書院，祀先生。會諸公遷去事中，寢嘉靖乙酉，提學仁和邵公銳按漳，諸生吳潤輩請益力，公報如請。於是東湖書院始立，所司修祀如禮。人士躋之，願祠記未立，非以永世。今郡守姑蘓陸公金下車，首訪先哲，於是郡文學鄭君廷望白其事，且請立石。公曰：樹風聲，起遺俗，其亟圖，毋緩爰徵記。

文於魁謹按先儒黃勉齋著先生行狀先生名遇字子合世居龍溪東湖天資穎敏自力於學乾道中以上舍中甲科既仕歷三調乃不遠千里受業於晦菴東萊南軒三先生之門考德問業以正學不明爲已憂精思力行以求自得視聲名利祿泊如也所著有論孟講義兩漢博議槩交集若干卷行于時仕至大宗正遷右司郎中卒于位茲其始卒之大略也抑嘗考先生之績求先生之學矣其教蘄州也正學興丞懷安長樂也善治興去之日民立祠以報德不受陳自強之薦不立韓侂胄之朝守毗陵講求荒政修復水利役重而民不困歲旱而民不饑及爲常平使者

入對則曰飭躬剛大以進厥德急聞直言以救闕失樂從公議以扶正道斷絕斜封墨勅之原常存視民如傷之念嗚呼卽其愛君惠民之道行義出處之節沛乎其不可禦確乎其不可拔夫豈在古賢人之後哉傳述其從仕四十年在朝者不過數月官不過郎曹而鞠躬盡瘁至於老死而無憾謂非學識之精義理之明超然於流俗之表不以一毫私欲累其心者不能及也孔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求諸聖門先生可謂宏毅之士矣祠歷三政而後告成和義舉禮崇正闢邪之機係焉厥惟艱哉是用書之以告將來

長泰縣朱侯築城記

林魁

長泰置縣始自南唐歷宋迄元厥城惟土入國朝洪武初乃砌以石工費浩繁其所成者無幾而缺者尚多焉成化以來屢舉而修之官代弊滋徒爲勞費而城之廢弛日益甚正德十三年冬朱侯下車興利除害崇本抑末凡政可以久安厥民者無所不用其誠一日閱城睇遺址而歎曰城所以捍外衛內城之不城令之責也但邑小民寡其財與力莫能辦爾吾知所以處之矣適諸富道稔知侯之有爲悉以城事屬之而民以此注望侯亦以此自任乃躬親營度定其規模相其高下因其舊而加之以新凡厲銀之

材畚鍤之具工匠徒役之備總計其費白金至三千五百有奇於是治城之舊牘得蠹匠侵漁與奸民逋負者考刑書得贖緩者鬻官地寺田得輸直者約其數可當十九不足者以敗橋廢寺石充之謀既定用旣足興工於十五年九月癸酉籍民之可任者得百五十有六家仍較其糧之多寡以爲給銀等差而修城之丈尺偕之程限有期勸懲有方衆大懽悅相先以赴越十二月壬寅而功告成其城周圍九百三十六丈合四門樓基適滿千丈增修者十居其七全砌者十居其二仍舊者不及十之一東南瀕溪高丈五尺西北負山高丈三尺城之外塹山爲濠與溪水相

周匝四門爲樓樓左右爲磴道四隅爲窩鋪環城上爲女牆裏爲馬路至是始爲完城而突兀壯麗隱然有金湯之勝數百年之墜緒一旦聿然以興而舉邑之民無復向時寇掠之虞矣初侯之經始茲役也以愛惜民財保養民力爲主故綜財於公而使之不費均力以產而使之不擾是以三月之間無疆之保障成焉其所以運諸心而孚乎人者豈聲色可倖致哉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侯實有焉邑士民感侯之德將頌諸石以予與侯有同年之雅故屬以文予惟文欲信後不務虛美而直書其實如此侯諱絃字廷和直隸無錫人前壬戌進士

漳州府重新府治記

主事

鄭善夫

福州人

嘉靖二年春二月漳州府治成張子集家屬示厥成績前參知周子某佐理是邦贊厥具美請憲諸貞石遂委役于少谷某附志業於二子者役無愛也禮匠人營邦五等其堂際庭序廊廡閤闌各有差以戒分也堂皆南嚮其崇修數尋以臨明也有燕饗之堂以肅賓合衆以議庶政其隅有室以退思過今之郡治卽古之侯國也漳州南襟海又控島夷實維雄邦三方皆連亘巖峒蜚修阻厭大兵其按制防虞之艱實不與他邦類先是漳之治堂弗治樽櫨橈腐級甃四圻其燕堂爲墟飾于奧草門卷傾闢吏露處

是謂弗莊民之慢政且久也嘉靖改元張子假臺臣出牧于漳至則喟然曰夫土階既遠明德新民是用莊以泄者茲弗治乃可以泄乎於是乎度貨于郡倅杜君昂聶君仁郡提刑胡君宗道得請游粟若干石於是乎以七月載功以龍溪尉聶彥漳浦尉莫魯司征郭玉耆民王虞煥以其能受勾會以南靖尉關鳳受陶甄平賀百用凡石材瓴甃磁鍾楨幹絢璽之屬一時而登傭游民而役之七閱月而治成爲燕堂八楹崇五仞六尺修十尋而上橫度九尺筵十四之而下遷外帑于左周序蓋甃悉以石用杜寇名曰廣濟前爲堂治其漫漶鮮以白盛黃錯而繡館堂東西爲卷二十楹南爲門二階三閤既槩昭其觀也夫漳人營室其庀材最艱材延建以至輸轉卒登于其直茲惟始事也龍溪茶磴有靈石裂決漲木千章來會城下是困崖嶠十許禩者耆老驚曰自生於斯齒亂而豁未見此豈天將神之以相公之營和之役也貨出於游粟力傭於游民神相以材問之四人無厲者足以知君子之政矣古人云作室猶治身門堂寢室猶之四肢百骸也而吾中處猶心也門廡不治猶手足之不仁也手足不仁不累心乎哉古人埽滌舍宇正使心地清明明德新民一也張子之政蓋自心身之治而用之民者也高閑夷庭豈徒莊耶將使繼

者觀其外思無款於內也張子諱鵬西川洪雅人爲侍御史激奸振滯見正德中云是年秋九月日記

重建巡海道公署碑記

侍郎鄭岳莆田人

嘉靖庚寅都憲淮陽胡公重器奉命巡視閩浙其秋抵漳閱兵弭盜爲憲副四明謝公汝儀曰漳爲盜之根柢而遙制於省城非便若巡海職也其開視於漳親臨調度庶克有濟謝公曰然于是胡公旣以聞諸朝卽命漳守陸君金爲營巡海分司務俾北觀通判陳必升相其役廼度地于城東得鎮撫司舊址且復其旁侵地幅員可十餘畝以是冬十一月肇工廼建正堂及後堂堂各五楹規制宏敞以

出政也中連以川堂左右翼以廂房憲史居之堂之前爲月臺爲甬道中爲儀門外爲大門門左右爲館以處官屬之有事候謁者立棹楔于前曰控制全閩又前界以屏牆月臺之左別爲門以通燕處前堂後寢翼以東西廳前東爲樓外爲門爲垣規制差殺以退休也月臺之右別爲門以通射圃其後並爲崇樓十有二楹曰鎮寧樓觀德圖事亦于是乎在越明年閏六月工告成堅礎隆棟高門夷庭樓觀轟轟階序秩秩周阿峻整丹雕輝煥觀者以分司鉅麗實甲閩中矣

重建平和縣儒學碑

林功懋漳浦人

平 和 舊 隸 南 靖 正 德 丁 丑 大 中 丞 王 公 陽 明 以 地 險 民 梗
建 議 僻 邑 學 始 昉 於 此 矣 然 時 方 草 昧 功 惟 求 成 略 於 正
位 簡 於 辯 才 越 弗 三 紀 而 圯 頽 莫 支 適 江 右 趙 侯 蒞 政 之
明 年 爲 嘉 靖 壬 子 春 政 通 人 和 百 廢 具 舉 廼 協 邑 博 廖 君
倡 議 捐 俸 相 地 量 貨 良 工 飭 木 徂 徠 獻 碩 移 文 廟 舊 址 上
數 十 尺 徙 明 倫 堂 並 見 廟 東 地 得 其 良 山 面 其 勝 於 凡 祠
廡 亭 所 官 解 號 舍 列 次 咸 宜 規 制 視 前 豁 如 也 費 取 樂 助
帑 餘 無 毫 及 民 功 未 逾 期 而 成 衆 不 知 役 友 人 許 子 鼎 曾
子 璋 歷 侯 之 勞 頌 侯 之 勲 徵 予 志 之 予 惟 國 家 建 學 教 民
患 或 弗 率 命 之 長 吏 以 師 帥 之 長 吏 得 人 則 學 校 修 而 教

化 明 士 人 彬 彬 向 善 其 或 不 然 教 化 視 爲 虛 文 學 官 鞠 於
茂 草 學 校 之 政 凌 夷 尚 何 望 於 人 才 之 盛 風 俗 之 美 哉 考
之 傳 記 史 稱 循 良 克 承 是 職 者 代 不 多 見 若 漢 之 文 翁 興
學 於 蜀 唐 之 常 袞 興 學 於 閩 故 閩 蜀 至 今 稱 人 才 之 盛 者
頌 弗 衰 二 公 之 功 然 則 趙 侯 今 日 興 學 作 人 之 績 當 不 出
古 達 人 之 下 繇 是 而 禮 師 儒 於 上 羣 弟 子 於 中 朝 夕 相 與
講 明 正 學 如 爲 臣 盡 忠 爲 子 盡 孝 樂 育 不 倦 俾 爲 士 者 耳
而 聞 目 而 見 不 見 異 物 而 遷 其 處 也 皆 實 材 其 出 也 皆 實
用 且 使 宮 牆 外 望 者 觀 感 則 倣 教 不 出 於 俎 豆 而 風 移 俗
易 維 新 之 化 與 斯 作 俱 新 則 趙 侯 之 功 亦 將 與 斯 學 相 仍

於無弊矣趙侯名進江右南豐人廖君名瑚廣東海陽人
餘董其事者不能盡載則并勒之他碑云

文信公祠記

學士 豐 熙 四明人

天地之位由三才參也三才之參由三綱立也三綱弗立
人紀亂矣于是乎天地易位而人之類滅是故立三綱參
三才位天地聖賢之所拳拳焉是故君臣之義也義其無
所逃而捐軀弗恤成天地也文信公天祥精忠大節烜赫
宇宙漳郡其駢師誅叛之地也方起贛勤王屢挫益勵收
兵汀州遣參贊吳浚輩取雩都諸縣元兵犯闕守携貳公
移漳圖入衛他將提兵歸而浚叛降元來說公公縛浚縊

殺之嗚呼公之心期以固繫人心幹汙世運挈寰中還之
宋其浩然之氣光日月而轟雷霆泰華溟渤爭高深利鈍
非所計厥後崎嶇嶺海兵敗身執抗節數年從容就義固
所遇不同而扶植人紀對越天地爲萬世忠義者範其聖
賢之徒哉公童時見學宮祠歐陽修而下三忠喟曰歿不
俎豆其間非夫也對策集英時稱古義若龜鑑忠肝如鐵
石卒之取義成仁身雖死而心不死視負國全身家遺臭
靡窮者何如哉凡所經歷卒爲表顯而漳固猶闕嘉靖已
丑龍溪處士蔡烈言于分巡僉事謝汝儀欣然意會白諸
提督都御史周用巡按御史施山報可乃屬漳郡守陸公

金相度得開元寺東得養正書院幾楹黜聖增飭煥然麗觀省公集中小影像設其中取新墾田租三十七石供祀守率僚屬歲再躬祀著爲規嗚呼世變江河人而不天者久矣是祠之立俾觀感者於國思忠於家思孝敬聿崇綱常以共保雍熙之治而公於昭之靈庶有臨乎熙罪放于茲逢盛舉之成間嘗步城外木棉庵故址讀穹碑書貫似道事並觀之重有感焉

建平和縣碑記

御史馬明衡

莆田人

平和先隸南靖去郭二百餘里民阻山依險當道者襄之無寧日正德辛未郡守鍾公繇禮部郎領漳事激此歎曰

惟先王建邦啓土各用樹之州牧侯長奚在而不欲生之茲人迺自罹威戚如是吾獨不能宣力於其間遂遍達監司連狀以聞上命前僉臬胡公璉督率官兵屬駐師險厄臧謀慎動象事伸縮如是累月卒能馘其渠魁撫其脅從東土稍寧而又懼非長久之道覆詳諸司僉議設縣疏上天子可其奏謂地曠民頑卽若析南靖之半分理得人將寇平而人和維時當道諸臣欽承制意宰割清寧新安二里又二里之中相視可以梗盜賊之喉牙制其心腹而按其衝則得河頭大洋陂之勝新其縣曰平和始南靖尹施君祥承委燔菑翳披蒙茸肇建墉壑以翰以蕃續又分任

二守陳君昊賢畫厥井疆途道市肆時凡庶尹諸人士亦各得罄所力民事頗就緒民用更生蓋所謂休之否而屯之亨也顧時方經始百度未熙旋不數年而事之廢弛民之凋瘠特又甚不田不賦不居不役莫可禁制窮山大盜卽往往相機者乎果如是余將賀其見鳳而聽其鳴也已鍾公諱湘湖廣興國人王公諱祿號一溪建昌新城人詞曰爰披溟濛拓茲新邑歸鍾于民莫匪爾極紹績成熙夷茲險阻惠流一溪實獲我所芬爲太和裕爲瑞氣勒石鐫辭爲示無止

長泰縣平役記

按察
盧岐嶷
長泰人

平役有記者何記役之所由平也由後之平則由前者不得其平矣孰平之三使君平之碑迄今始建者何前此猶未盡平至南泉羅公而後定苛歛代輸爲民所苦者悉去焉此碑所由作也泰舊屬于泉宋咸淳間民苦輦輸之艱乞改隸漳願倍其賦從之故賦額倍他邑成化間百姓奏言賦重事下有司均田每一畝率載糧七升糧猶浮于田乃攤其餘糧入于溪山園地泰賦獨重故徭役視他邑稍輕其來舊矣凡均徭皆郡邑主之郡邑察其土宜守舊法而已聞者舍郡邑而別有選用之人以意輕重齊未遺本一旦忽下敕曰詔安洪淡金石巡卒充餉倍徵之數千一

百有奇俱令長泰代輸民駭不知所爲咸涕泣于臺司郡
邑之庭曰泰壤地僅比詔安之半而糧額倍之若使二邑
履畝而較之廣狹相去奚啻三倍且詔安有海泊魚鹽之
利溪山園地無征長泰無海泊魚鹽之利溪山園地有征
使長泰代詔安役是輕重失倫也矧賦役之制監察沈公
所定稱便者六十年矣其可改乎時麓陽唐公誠源葛公
相繼爲刺史皆言詔安徭役雖重乃十年一輸且籍有遺
丁地有遺利長泰賦額獨倍則歲歲爲累且籍無遺丁地
無遺利輕重當其舊乃減長泰代輸之半復歸詔安民猶
訴不休今使君南泉羅公又言瀕海巡卒當復設以防要

害酌一歲防汛緩急量減其僱直三之一以充儲餉賦役
不越境洪淡金石邏卒宜悉屬詔安所減僱直以充餉者
特免勿徵官捐數百緡則二邑爭訟自解詔安獲輕長泰
獲免抑又何求巡撫殷公慨然曰刺史恤民如此吾不難
捐餉也時劉公爲監察裁答亦如之二邑咸稱便焉蓋往
日久不決者重捐餉耳公方練土著之民以減客兵收番
舶之利以代加賦兵食旣足經略既定宜所言之輒售也
夫負重喘息者解其半脫然喜矣況弛其負而休之者乎
疾痛呻吟者得暫安噲然卧矣況去其疾而愈之者乎唐
公葛公解其半而與之暫安其憂民也深羅公盡弛其負

去其疾其利民也大皆爲百姓慮施及子孫者也事之初起也民疑前令以暱嫌密啓其端殆未必然及今之平也則三使君主之于上侯明府爭之于下三公海內之望侯君爲名宰迄數歲而始平何變之易復之難也法其可輕變哉前令奪其子以厚其隣疑於公後令爲其子訟疑於私非使君以鴟鳩之平均養之義折衷之茲役何由平法其可輕變哉邑人懷德授子始末俾書於左方作平役記

長泰縣朱文公祠碑記

盧岐嶷

泰邑舊有文公祠以祀紫陽朱夫子先輩黃廷實記其事經始於洪武三十三年攝令博士章君參請于朝所建記

言置田入穀以供享奠又言文公之祠世世未涯雖名書院其實祠也紫陽之道與天地相終始祠迄今未改何以碑將廢而復存廢則吾徒安仰存則斯道爲烈故碑之昭宏道示不朽也近日海內學者多鈞合虛聲朝議慮魯鼎售贗鄭璞非真故禁之創立書院以邀徒與者悉毀之則所毀者乃新建非沿舊齋舍爾非祠宇也而文公祠襲舊名按籍在殿中令下撤屋鬻其基督責甚峻里中富人子已操贏計直從旁睨之矣明府方侯偕姜黃二博士詣祠所恸然曰祠直僅數鍰以佐經費猶掬土增山揮汗滴海也且紫陽闡道以示來世而不庇其祠乎密啓撫臺勞公

謂先賢有遺化鬻祠非美名臺下倡道作人方切崇重之意而下屬奉檄行事乃貽不韙之名毋亦過於畏臺下之法而不深諒臺下之心也若或官賣而私存是樹德於已而過歸於上義不敢出如必毀廟而仆碑是法在必行而情不以告尤爲未安且援張方平公抗疏上請四祠獲存以諷言已非劉摯願公爲張公明府自度必直道乃見太直必忤當以去就爭之慮先泄聞者必諫恐中輟旣遣行而後告人人皆危之撫臺發視深韙之檄郡邑凡先賢祠以書院名者止勿鬻行部至建州建守奉檄與試事辭行公首問泰令得與否則已與矣怡然以喜旣而以廉能薦

當此之時郡邑相傳爲美談嗟乎理可自信而事難測度故喜愠不可以度人因循不可以恕已直道未必忤緘默未必容道之興廢雖係于命亦存乎人乃患失之夫與世浮沉而信心之士夷險弗顧所趣何異也嘗一鑿知一鑿卽一事其他可知已明府名應時向爲遂安諸生時白邑令邀同志築室瀛山以祝紫陽其地有文公講論格致往來舊跡故祠焉信道蓋維昔然矣洪先屬余記戴生廷采張生問行陳生鼎臣沈生輔掖維翰請焉遂記之

雲霄復公溪泥泊記

尚書

朱天球

漳浦人

先王之世鄉田同井溝洫畎澮之公駿發徹併之法民遵

上之度罔敢渝忒故當其時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已雍睦輯寧之風藹然可挹其上之人又不禁澤梁與民共之民是以公溥其利沾足熙皞無獨饑獨寒者猗歎盛哉自先王法廢民始有兼併攘竊之謀誠有歎貧富不均如連阡陌無卓錫云者盜竊亂賊由是以作曷勝患已我國家深仁渥澤藏富於民凡山澤之利悉捐與民不爲禁願饗諒之民有肆爲兼併攘竊封利以自肥者余居常聞其人輒憤恚不直之入官莅政遇以是事至必麗諸法公其利而後已蓋居今之世旣不能復古先王之法而爲國家守良法沛宏澤俾古昔大同

之俗雍睦輯寧之化庶幾復見者則願身親見之也乃今幸於吾鄉見之雲霄有大溪達海者二一自南山尾歷高溪大墩橫潭竹塔油草等界迄于烏坵一自南山尾歷高溪大墩橫山等界迄于北崎海潮日再至兩岸淤爲泥泊鱗介諸利產焉二溪會于海口中流突起大洲廣袤十餘里名爲中洲大塗其產利視南北諸泥泊尤盛官不爲禁環海千餘家胥藉以生若恒產然成化間有豪民某者設網門築田其間再傳而其孫席富強餘習壤爲已有漁者必入稅而後敢碾足一方公利專爲一人之私物民莫敢誰何者殆百年所萬歷二年鄉民陳川等數百人奔額于巡海副使

會稽陶公某下其事於郡二守沈公某沈公康其狀乃還
 公利於一方而以報陶公轉報撫臺臨武劉公某按臺餘
 姚孫公某咸是之且令立石垂之遠於是耆老輩造余求
 紀其事嗟乎此先王之遺政也夫自大同之世遠民有併
 力均收而寓雍睦輯寧之化者公利是也沈公加意窮民
 舉遺政於千百世之下復公利於百十年之餘監司諸公
 又且同心共濟使雲霄環海之民自今始生養有資嬉嬉
 然出入友厚和氣薰蒸無獨饑獨寒之歎庶幾見古大同
 之俗者誰之賜也夫茲政也古之遺愛也爰宜勒諸石以
 紀其盛

新亭水利碑記

副都 蔡文龍溪人

出龍溪縣東五十里厥地鹹鹵民艱於稼穡逐於商賈終
 歲所奉仰終於四方者六八都也西起月港東抵浮宮數
 拆而南而西外障鹽潮內蓄淡源俾禾黍不傷農人得業
 者昔人所為官岸也邇來淡源漏泄鹽潮復浸小有旱荒
 輒為民患則貪頑嗜利於官岸新埭而木石涵也合涵大
 小三十餘口而盡塞之去今之敝存古之利請於官司杜
 絕害本則養齊先生悉心於御垂仁德於無窮也始先生
 之議曰夫所為此者知一人之利而不慮萬人之害也今
 以萬人之公攻一人之私於義其可夫鹹潮之來防如盜

賊而敢縱之淡源之積藏若珠玉而敢棄之鱗介之利孰與穀粟之珍隙蠹之漏甚於江河之決失今不救是棄膏腴爲鹹鹵也救之則變鹹鹵爲膏腴也於是倡率舉事彼不敢怨而此蒙其利故天下事患不肯爲未有爲之而無成者先生以遼王傳退休居其道德仁義能率一鄉之人而鄉人疑有不能斷者力有不能任者皆請於先生而後得也古有鄉先生者生以尊於鄉沒以祭於社其是之謂乎斯舉也請而報可者分守萬公分巡梁公提督水利黃公若通判徐公則來蒞茲鄉而首役也向義者耆老劉公晦陳曰甫等而請余文云

重修龍溪縣學記

蔡文

蔡侯以丁未進士出宰龍溪其爲治急於興教化成人材厚風俗維是邑儒學自宋嘉祐辛丑迄今四百餘年中間興廢之跡詳矣夫事有漸壞制有未備侯蒞政以來約以裕民度時舉事經始於乙卯年春而告成於丁巳年夏學有文廟兩廡儀門明倫堂兩齋啓聖公祠敬一箴亭讀書樓大魁樓倉廚之次解舍之位棟樑椽桷板檻瓦級圻墁之蠹腐缺折漉漫不鮮者治之新之櫺星門易樹堅石可垂永久泮池開削隅隘疏濬淤淺而環砌以石北立石欄南樹高墉東西築號房各十間以居學者舊有射圃湮廢

已久乃於墉之東南剪除礫穢辨正方位而決拾有次東
 構閱射廳三間與騰蛟山對峙則學者講讀之餘遊藝其
 間而古禮可見也而侯旦夕必至於以校德論能士皆歡
 欣踴躍服習其教於是教諭會君宸邵君棠訓導余君顯
 廖君尚修合諸士之意謀紀侯績而以屬文夫世謂海濱
 僻陋非上國文獻之倫非通論也龍溪自晦菴先生過化
 以來民知冠婚喪祭之禮士習堯舜周孔之學故陳北溪
 劉愛禮陳布衣先後繼作天下稱之今侯既以道德仁義
 倡率於上又以時經理頽廢昭新耳目自茲以往有能繼
 侯之烈承以不墜則龍溪文獻可與上國比隆而侯休問

永不沒於天下後世矣然在諸士不可以不勉也夫上承
 賢侯之誨前仰賢哲之範依宮墻而親俎豆幸生太平之
 世矣苟學不立咎將誰執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諸士勗諸侯名亨嘉字元會廣東潮陽人曾邵余廖四君
 者並協謀贊事有功於是役也故具書焉

膚功遺愛禍記

王慎中

蔣繼業劉伯需踵門見予衣履菲陋貌俚而視野予不知
 其何為來卒然言曰將有請予怪問之曰吾漳州龍溪大
 地里人也巖棲而隴耨作息在蹊壑之間以其幽昧荒阻
 居出西園常穴盜焉苦之而不能禦是歲八月汀漳守備

俞公以督府之檄來徼盜盡得之吾等不念其功將勒之石予曰守備逐盜而得盜職也若何石焉曰吾等深有不
可忘者不獨以得盜也凡盜之攻奪吾聚落避之猶有可
免哀之猶有可丐而吏士之逐盜至者不可避而免不可
哀而丐也未嘗有得盜之功而重以播民之虐今守備俞
公之至吾地禁戒肅而約束明卒伍無敢喧於閭吾安吾
棲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之候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老稚
嬉游以閱俘馘之過而無變容驚叱之虞畜之犇於墟者
可數而收葵之在園者莖葉無所損老詔其少尊語其卑
不圖生身以來獲蒙此幸又不圖目覩以來乃見茲美壺

殮斗酒之餽卻而不嘗山織野蕪之所治又不敢以獻相
與鬱而不鬯謀所以報之其術無繇是以敢冒然而來請
也二人者田野之人也其言質而慤予怪其知不念俞君
之德而又知來請予之文孰謂野人而不知禮哉孰謂野
人而不好義哉吾何說以辭之哉遂次數語以畀之因名
其石曰膚功遺愛使歸饒之以旌俞君之伐以不孤二人
之勤而慰大地里人之意也俞君名大猷字志輔別號虛
江以泉州衛百戶由武舉歷陞爲汀漳守備署都指揮僉
事

詔安修學記

舉人

許

判

詔安

嘉靖二十年甲辰芍陽廖侯來蒞茲邑靖寇安民惠孚闕
海之濱期月而留意學校以廟學創始成于倉卒之際洎
今日漸傾圯制亦未備有餘慨焉乃謀諸邑博姚君熙相
與振飭舊者葺其敝缺者置其制綜理密也明倫堂東西
爲兩齋爲號舍後爲講堂東西爲兩官廨大成殿東西爲
兩廡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左爲儒學門外爲泮池是皆
創於昔而今漸以敝者敝斯葺折者易良漙者易鮮葺敝
以圖新也陳生茂高輩屬余記其事竊原廟學兼備之義
有斐髦士選而納之膠庠藏修息遊率於孔子之道共學
焉學其道則思祀其人祀其人則思必志於其道廟受先

聖之靈固報德報功之典仰止之下亦神默化之機唐倣
裔教廟設塑像聖人在天之靈必不之歆何以潛啓人文
耶今聖天子特詔撤象祀主以革數百年裔教而慰廟靈
可於是乎仰止而默化卓爾之道焉上之人所以爲髦士
處者如此冀夫學之成也試言學之道爲諸髦士告可乎
孔子博約之教精一之傳也從博約而學者所由以適于
道也然有主朱子先博文後約禮爲知行先後之學者有
主陸子博文約禮爲知行合一之學者皆學必能知能行
然後可以造道成德其教同也偏則流於支離禪寂之弊
非教使之然也若先後合一之功則用功下手處固有不

同然亦不甚相戾道一之編可考也于今日聖廟之教亦有合乎英宗皇帝命憲臣提督學校賜之飭諭首條大意欲學者於聖賢之道知而能行敦德性之善行黜口耳之浮誇養成真材以為朝廷用聖朝所以為教如此由教而入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豈非學者所當自盡哉我邑文教漸興豈無循博約之訓勵身心之學發為渾灑之文出際亨嘉之會以翊皇猷以贊王化求不負聖朝教養之意賢令尹作興之功哉存乎其人言有待也若徒竊浮靡之辭以為進思捷徑學非身心誰顧名檢奚足為世道倚賴亦奚足於學校炫一時之觀乎

王公城碑記

吏部郎中 傅夏器 南安人

漳之南山麓所延水勢所趨至龍溪縣之八都九都而會海其地之形水縈之如月然故為月港人煙輻輳商賈咸聚顧其地濱海際無涯風濤出沒無常識者憂之嘉靖戊申撫臺朱公統疏請立邑弗果未數年果潮賊入寇倭夷繼擾好民亦不靖地遂邱墟嘉靖四十四年百姓復相率以立邑請 詔下其議前守唐公九德力陳其便於兩臺汪公道昆王公宗載以聞既報下乃得分龍溪漳浦之地自為縣曰海澄是時百事草創即八都舊堡置縣治而建學宮於九都土壤為垣卑陋殊甚職於地者雖知其當城

竟以兵燹之後未遑隆慶五年臨海王公以鄉進士來尹茲邑按圖省方慨然曰惟地有險成之在人於是撤故堡而代以石賦丈以任力計財以鳩工均以闔邑之丁糧充以八縣之郵羨晝作暮程細鉅必親經始於辛未冬十一月告成於壬申八月城垣周五百二十二丈高二丈城樓四座東曰清波西曰環橋南曰揚威北曰拱極月城三座重門一座窩舖一十二座塚子二千四百有零遂翼然於海上爲壯邑太學生張甫率耆民某某等以其記徵於余嘗聞夫子言三代之英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其事相須以此地論之城郭之未立而寇賊之昌熾也大海

跨以爲鼎毒焰積以爲薪聚萬物於鼎沸之中父不得有其子兄不得有其弟夫不得有其妻天倫天敘之常潰然泯亂及夫城郭之立而守禦之備父子兄弟夫妻得相親相保以相秩之而爲禮宜之而爲義濡之如甘露灑之如清風以城郭之未立如彼已立如此則城郭固不關於禮義之大歟王公世家之裔大方之英勵介操勤民務聲稱治於上下四遠所稔聞欲以洽禮義先於嚴守禦故以是爲民務之大而竭力以圖之如是也是不可以無記記之亦以見南服底定之績也禮義遠被之盛也非惟記海澄一城而已

新建海澄縣城碑記

侍郎呂旻 龍溪

海澄舊月港也爲龍溪八都九都之境一水中壑回環如偃月萬室攢羅列隊百重自昔號爲巨鎮顧其地濱海潮汐吐納彙艘鱗集遊業奇民捐生競利滅沒風濤少抵牾輒按劍相視剽悍成俗莫可禁遏當道者憂之嘉靖戊申中丞秋厓朱公循百姓之請疏立邑于茲士格持議者弗果亡何島彝入寇奸獍煽殃相率叩關復以立邑請詔下其議前守麓陽唐公縷陳其便力懇于兩臺中丞南明汪公侍御又池王公以聞旣報可海澄乃得自爲縣時嘉靖丙寅歲也先是八都九都各有堡以自衛而八都扼海口

當賊之衝唐公于是卽八都之堡置縣治而建學宮于九都當其時海氛四塞戎事方殷取粗辦目前而已因陋襲敝民猶惴惴若集木然有識者屢欲城之竟以兵燹之後民力未充弗遑也隆慶庚午南泉羅公來守我漳按圖省方每惻然念曰縣澄所以捍漳也乃弗城奚以縣爲未雨綢繆今其時矣顧誰與我共此者乎旣而澄尹臨海王君以城請公喜曰是足副吾志矣卽命駕往臨周視原野相度險夷遂戒工于八都撤故堡甃石焉慮材鳩庸賦仗任力酌闔邑丁糧以均其役取諸郵羨錢以充其費版築斯興昇輦咸集經始于壬申之春抵秋而成垣高二丈許周

五百丈有奇關門四東曰清波西曰環橋南曰揚威北曰拱極皆新制也易庠爲崇化監爲堅樓堞連雲溟渤爲池規制形勝翼翼冠諸邑矣易重設險以守國禮城郭溝池以爲固蓋民保於城嚴扁鏑樹藩屏王政所必先也矧澄屹立海上外邊諸彘識易動難安者乎南泉公闔達子諒才與固合下車以來蠲逋省餉置學租剋書院征番舶以佐軍興扼險阻以遏寇攘濬郡城之渠以疏地脉折烏礁之壩以弭水患其碩畫遠猷未易殫述要皆安民固圉垂休無窮宜其汲汲于澄而亟圖萬世之安也詩咏南仲城方獫狁于襄傳美叔敖城圻不愆于素古之遺烈也今公

一屬慮能使官不侈費民不苦勞海隅新邑隱然有金湯百二之勢鯨波不興邊徼無警卽南仲叔敖之功寧復是過澄人樂得所庇莫不戴公功德念無以爲報者于是介文學某等徵予記托諸貞珉用昭不朽嗟乎我公德寧獨澄哉全閩寧謐將終賴之其敢以不文辭公名青霄蜀之忠州人起家壬戌進士所至聲稱籍甚貳守羅公拱辰殷公康別駕吳公用章司理尹公瑾皆協贊厥成者王尹名穀治行雅著于茲役尤勤義得並書云

詔安縣廣南橋記

參政 林偕春 漳浦

橋梁之政自古重之故其財必取諸民而其權則歸于上

自夫上之人或浚其民以爲利而下之人或弁髦視其上而不肯輸其財力以爲之用於是其與與焉者旣已息棄之於弗顧而其稍振飭焉者又恐陷乎染指之譏而不敢動橋梁之政日以寢廢而病涉者衆矣人見其病涉也而或惻然焉富厚之家或捐已貲以徼福利之報緇黃之徒或募衆建以廣方便之門蓋曰此可以助上而益下云爾不知天下之事有其任則有其責則其成毀修圯之間乃爲福譴福祐之所及今夫橋梁道路之修乃有土者之責彼其人之責不自任以爲功而吾乃貪之以爲己力可乎是徒以邱民之微而竊夫公上之權者也而胡可以福

利冀上之於民旣以取之爲憚而募民之舉則指十斂百指百斂千紛紛求請甚於頭會蓋用之者十二三而漁獵之者十六七矣且其所斂者豈盡皆其人之欲與夫遠方外邑商賈賓旅之所出哉類吾宇下之民迫於義而動者也乃使此輩得以爲名是委其權於下而竟亦用民之力者也奚便之有嗚呼王政不行而世之爲民上者其失所重久矣予嘗以此說藏之于心而是歲履端之首適有詔安大尹鄧公白屏者以橋記來請余詢其故則曰邑地東有洋尾溪爲閩廣往來絡繹之津舊募舟以渡故雨水時溢或風濤迅激不利涉邇以海警日夜過師頗梁之以木

而頻年修葺勞費且無已時蕃入境亟欲石梁之以圖堅久會歲且荒歉未遑幸今年和民悅諸務稍暇乃召匠計直鳩衆授役以去歲十月十二日鑿石興工計今歲春夏間可告成事矣贊皆取之吾民有力好義者樂助之者也蓋于是時已擢二守三山以去而諸工料調度則俱授有成算云夫詔于邑不爲繁沃而其民亦皆纖嗇爲生非有陶朱積居之富卜式奉公之誠者也公爲之逾年能舉數十年未興之役期成之以數月至使瀉鹵織儉之民感樂輸其財力以爲之用雖其去役不少輟此果何政之修哉蓋公嘗爲令寧洋以拊循愛養著名詔之民已知有公矣

比加秩進俸來詔一下車卽詢疾苦矜寡弱輕徭役省里甲平訟獄修廢墜潔已正身未嘗分毫有所過取于民民之信公深于慈父以故公令一下而遂翕然從之惟懼其成之不亟也夫不忌乎染指之嫌不假于徵募之擾而竟能以民之財之力成民之事使便及于衆而其權則歸于上公知爲政哉余嘉公知所重而又恐其無以諭諸後乃從公請而爲之記橋之長六百三十丈廣九尺爲趾九十有八醜水爲九十九道以是歲五月望日竣工距其始造日凡七閱月靡白金以兩計凡千百有六十題其名曰廣南圖識也公名于蕃字价卿白屏其別號也廣之海南人

其來詔也蓋以五品俸行令事云記之日爲萬歷辛巳四月十有五日

平和新作塔峰及雲龍精舍文昌閣碑記

林偕春

余自嘉靖甲子至平和迄今三十年所矣往歲癸巳始復一至則見其面邑文峰上石塔雙起高下相次而其迤西水口岡上復有雲龍精舍舍後爲文昌閣巍然鼎峙焉署學諭事南昌黎君觴余於精舍酒半酌而言曰憲臣以壬辰秋受署茲邑嘗往來漳和道中睹茲山川之勝大都來自洋外天半有峭石聳立餘峰礪礪串合如珠迤邐西折

而下起立爲雙髻山羣龍交翼奔飲于溪縣廨學宮在焉溪自東徂西紆迴曲折是之謂水西流也獨前峰微陷不稱議者謂宜有增補于是諮衆謀獨遂以是年十二月芟山通道肇建雲龍精舍于水口越明年起塔工自春逼冬不十月而塔峰七級成矣又度雲龍精舍後爲文昌閣舊文峰頂欹窄僅容足添築三層小塔于其上間從諸生登覽之三峰對峙前後主賓翼然相顧向焉斯亦足稱瑰特之觀云其費皆取諸士民樂助者不以一錢靡官也屬當紀成事而先生幸竟然來茲邑願丐一言以爲此山之重余謝不敏乃述黎君之言而爲之記記曰余以所聞堪輿

家增高益下之說義至著而其功效未易卒覩何哉要以人工上奪天命不可必槩之木華粟茅之理則地德人力亦往往有相符者不可失也何以明其然也高山康而周道顯楚邱望而衛國臧新豐潔而漢祚昌慈恩跼而唐制著是非詩書之可覩記者乎此其犖犖大者諸如一邱一臺一觀一塔類稗官小史所載謠俗所傳者不可勝紀未有不人力運而地氣隨之者也豐城之寶劍其氣上燭于天及其出于地中也不得華下之拂拭之則神彩不煥發物雖神聖尚有所裨益以發其奇者況於川嶽之靈秀蘊而欲開者乎磁石之能引鐵陽燧之取火氣固自相爲感

召云耳和邑于茲歷數紀山川之氣漸且融朗而其間一二稍缺陷未起蓋化工有待者更得明知之士工力之具一爲增飾其雲蒸龍變豈有量哉余不暇遠引姑就和往事而論方和草昧爾時士豈有望哉自南豐趙公新學宮而和士始接科第矣然間有寄跡于府庠旁出于他邑者官南海盧公築文峰而和學士始裒然爲解首矣人功興起於此而効驗旋至立見於彼可不謂兩符者哉今茲之所增飭比往又加備矣地靈人傑如呼谷響應邑之爲父母師帥爲博士弟子與夫縉紳之先輩後髦之後起踵自今寧不有蹶然興未艾者乎余拭目觀之矣是役也肩者

黎君名籍已見前主持之者前大尹寧國朱公名大謙今大尹羅田王公名儼協贊之者前學訓建安張君名鳳翰今學訓永安饒君名倬前幕史會稽陳君勳今全州蔣君守業也法得書

重興陳公開疏河記

刑部主事 漳浦楊守仁

澄新邑也六七八都築海鹽田六千四百石先時河渠未通旱潦胥病民失西成之望兵部主政陳公軫念民瘼經畫地圖奏請捐俸募工開疏河渠上通虎渡下達清平引淡灌溉都民賴之國賦以供公私稱便歲久紀頹未及載濬隆慶辛未冬邑大夫王公莅任陳公裔孫文德詣狀請

卽舊址圖其興復遂令伐石興工而河渠於是復故工竣屬鄉進士劉文徵言於余余時承欽命南來聞斯義舉因嘆士之建功立業為德為民是已而苟為一身一時之謀不為斯民千百世之慮其功不足多也公海濱開先甲第主兵部政未遑他務慨然以都民鹽田失所為慮又捐已俸不費於官不擾於民民享稼穡之利皆公力也報德頌功秉彝之良又烏可已陳公諱炯字仲昭洪武戊辰科進士邑大夫王公諱毅浙江臨海舉人開創之勞與再造之勛同為悠久是為記

管侯新建西城樓記

戴耀 長泰人

吾邑自國初以至於今生齒日繁而賢士大夫後先輩出亦彬彬乎盛矣識者謂其諸山之聳拔二水之縈紆故能鍾靈毓秀發而爲文物幾與中州大縣相比埒惟城之西隅內外濱湖地勢最低而亦空缺莫不相歎息以爲造化之無全功如是也嘉靖己未之夏倭奴犯吾邑於是處攻城躡梯而上幾乎殆矣幸邑人力拒之得免又未嘗不相歎息以爲地利之有隱憂如是也邇來承平日久率因循莫之顧慮茲五陵管公以制科來宰吾邑每登城輒周遭四覽慨然有感以爲是地非構一崇臺不可詢之士民欣然其愆患之白於當道皆報曰可於是擇吉相基鳩工集

材倣京都敵樓之制建而爲臺跨於城上高廣若干丈蓋分毫不動公帑一取諸士民之所捐助者而猶不敷皆公捐餼廩發贖緩以成之不數月而危樓雄峙雉堞崔嵬屹然有金湯之固矣習堪輿家言者亦嘖嘖以爲障空補缺全邑形勝增數十倍焉邑人屬不佞紀其事余素不嫻於詞年來浪遊四方每所至郡縣一覽其勝凡其山川之擁衛風氣之完固者莫不戶口肩摩簪紳接踵而歷代無干戈之厄不然者則間井之蕭條科目之寥落兵火之殘破所不免焉今吾邑之有斯樓也西隅無曠闕闔安堵而民居奠矣形完氣聚賢哲益生而人文盛矣據高臨下矢石

易施奸人過之猶不敢仰視矧敢以一矢相加遺乎而亂萌銷矣公斯舉而三善備焉吾邑將世世賴之夫居室者必綢繆其牖戶高峻其垣墉然後安居高枕而緩急可恃以無恐一叵人能辨之惟夫居官者往往以傳舍視之其城郭之完缺井里之安危漫然不加休戚於其心豈其智不及一恒人哉亦其心之異視而已公以子視民以家視邑故自數載以來繕學宮修朱祠建文館諸所拮据百廢俱興而茲樓特其一耳蓋本之以真心運之而為實政不為一時可喜之功而為百年長久之計故績效彰彰若是豈勉強暮月而苟焉以求名者之所能哉故治邑觀於家

治天下觀於邑今海內亦眷眷然多事矣而在仁事者鮮有視國如家之心故因陋就簡每有偏而不舉之處安得秉樞要者盡如公此心以濟時艱則大厦將顛庶幾哉猶可撐持而杞人可以無憂矣故述此以備里中謳歌之俚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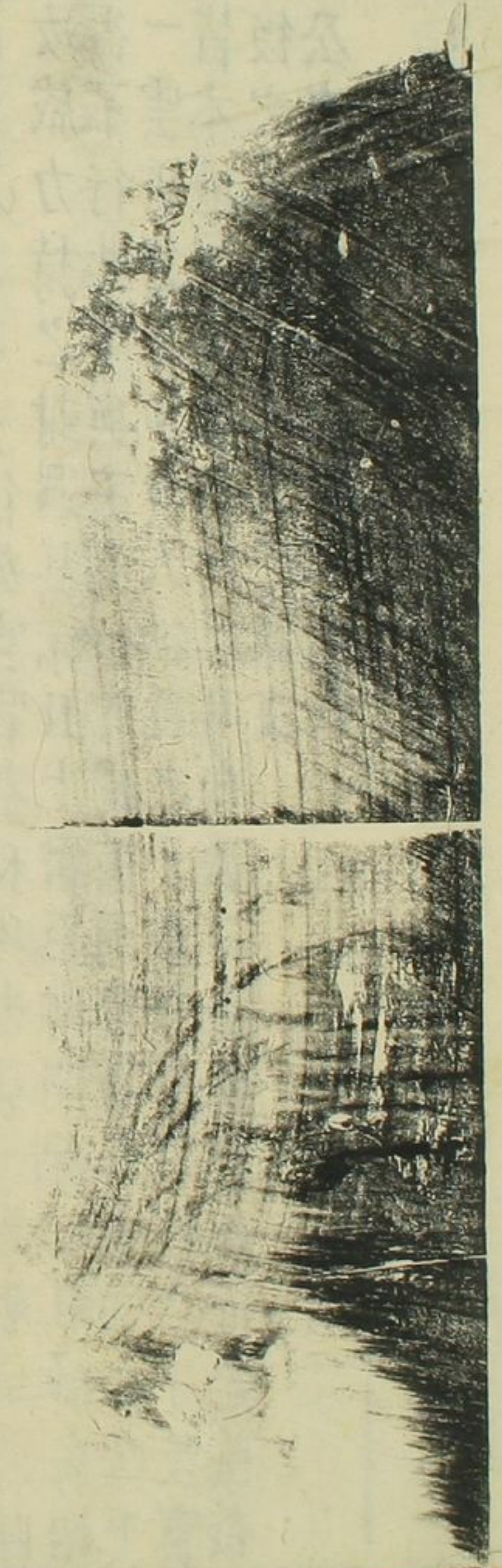
免雲霄鎮稅記

副使林紹漳浦

漳浦無礦亦無稅邇者礦使浮慕金浦之名剋開權場于雲霄鎮市市民以該鎮距詔安百里詔安已稅雲霄復稅民日擔負魚蝦薪米之末僅售刀錐安論餉課于是驚擾

久之。一白晝揚旗。一夜深舉火。舍人倉遽歸報。中貴人怒。髮上指。幾為王侯累。侯慨然曰。臣以無罪待罪。銅章倘得。為民弭患。從貴人。逮係歸鄉里。民職塞矣。于是市民咸奮。爭以其行貨居貨。自占歲率。攤錢百緡。輸之官。經解內監。無令別遣材官重擾民。為議上。撫臣臺臬嘖嘖異之。侯又上言曰。夫浦邑之有雲霄。猶全閩之有漳浦也。先年倭饒。煽亂鎮人。負其魁傑之氣。開關延敵。賊人大創。至不敢城。下彎弓。微獨浦邑賴之。即全閩亦賴之矣。今若起稅勢。必凋敝蕩析。在目前。無過九牛一毛之利。一旦東南有警。是我且自撤重門。彼必別生內變。甚非鎮守自為桑土之計。

也。中貴請侯危言。且咤且忱。坐稅百緡。旋亦報罷。噫。侯之遇事慷慨。籌慮深長。類如此。君子謂侯之惠。全浦雲霄鎮其一也。其惠雲霄鎮。議免稅其一也。鎮人立石以頌侯。瀾之德。有以也。夫康熙丁丑春。有巨帥遣其爪牙。土開魚行於雲霄。蓋私稅也。發示到縣。知縣陳汝咸力持之。封還其示。且上書巨帥。開陳切直。帥奪悟。得不行此事。與王公後先。媿美而雲霄人不知也。嗟乎。一雲霄鎮也。中貴人欲稅之。于前巨帥欲稅之。于後實皆本地奸民為之。勾引耳。向微二公保無挺而走險哉。後之為政者。尚其稔諸王公名。猷與陳公俱四明人。



此中黃鶴山... 海州府志... 卷之四... 四

41460

